

書叢本基學國

在 文 明

(下)

纂 熙 薛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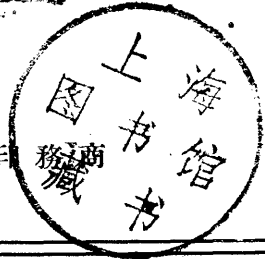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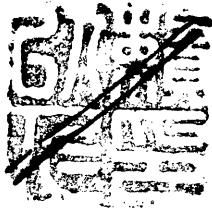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1094B

書叢本基學國

在 文 明

(下)

纂 熙 薛



行發館書印務商

1650.259

明文在卷五十一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 濂

婺與越爲隣壤。越屬縣曰嵎。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嵎不爲遠。在弱齡時卽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嵎爲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惟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子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嵎之東南。僅數舍。卽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土著人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駢行林坳。抄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余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卽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趨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何日能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旣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談笑耶。慨然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必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與。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

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晨夕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墜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濂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旣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卽去。旣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里間。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旣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尙奚言爲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葢山之藪。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與。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旣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旣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

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嗇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 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之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於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豈其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

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繙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做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於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爲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爲漢行。先生肯爲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據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爲贈。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

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縑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犇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讓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彜。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本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

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卽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學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効。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効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余書其說爲之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詒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余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余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余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

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余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則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余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余。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游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束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云也。吾子許我，斯誠稽古矣。余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

遐觀而後聖賢揖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余懼其不能遍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嶠嶼。浯溪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桓碑。彝器。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之心誠好之。力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拂。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余曰。斯言得之矣。於君之行也。述斯語以爲贈。

贈南城羅先生序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旣愈而將北上也。余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黃。道於其里。因預爲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內。余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由之。里曰。由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由之。旣而公出。余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由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由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由焉。吾將由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爲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沁。吾將溯焉。嵩行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

碑斷碣倚壁而臥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爲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爲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崖絕壁爲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邱爲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爲古戰鬪之場。吾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覩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爲勝稱之不衰。頃雖西走關陝。東涉羸博。南經婺越。北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皋。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由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由。其將焉待哉。余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爲文。危以爲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尙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記。記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爲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公亦何慊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黎遂球

天啓丁卯。同遂球舉於東粵者。共八十人。榜甫揭。聞其名。則里市之凡皤者。黔者。卬者。皆能舉其氏族居齒狀貌焉。及往宴於中書行省。相與歌鹿鳴之三章。相視而揖。如尋常文社之會。於是鄉之先達咸爲文以賀。主司若分較諸郡縣佐令。侈爲盛事。蓋皆十郡之知名士。誠得人云。或以爲先有瑞徵。諸傳者覩者。不悉記數。至今凡已八年。三上公車。中進士甲榜者。已凡若干人。其內而居館垣臺部之屬。率正直自持。有深心。尙氣骨。得大體。以其在朝。故未卽爲四方人所知。外焉而爲牧者。則有黃子亨臣。於入覲時。獨不

赴中貴人投牒拜跪。京師傳而異之。許子班王。今以賄事械至京師。然聞其爲令。甫下車。卽榜於衢。有強沒人爲奴僕者。聽其自歸。焚其券。芻邑効尤。率攜手去。勢家大姓銜之。乃因中貴人得其書幣者。謂之賄。是殆與賄異乎。趙子時偕治興化。水大至。與民繪圖叩關。天子爲減賜田租。逮大吏之不言者。諸大吏銜之。嗾以他事使去。而遂球所目擊而知之者。爲劉子映薇。劉子爲太倉守。遂球至太倉。劉子下堂相迎。候有處女子之色。其州之士事之如師。民事之如父母。遂球亟謝去。日坐兩張子受先天如齋中。不敢出見。恐以口腹累劉子。兩張子曰。與遂球言。苟可以爲劉子使。無媿於師。與父母於其士與民者。亦復無之。不至。劉子攝篆崑山。纔一月。所以治之。如太倉。比遂球至京師。知劉子於鄉之人。爲京朝官者。無半刺入焉。京朝官益相與重之。會劉子以漕事求。所以便崑山之民者。爲囂軍所擊。斃一阜衣。邑之民皆來與軍鬪。事聞之朝。鐫劉子級使去。言官之言事者。及此多爲之不平。比遂球下第歸至南都。劉子在焉。則曰。今尙未得去也。臺使者交章留。且候命。不可以徑行。至姑蘇。則其爲士民者。遮迎遂球。而聚問之曰。劉刺史其來耶。旣而闔郡之士大夫。婦人孺子。俱以劉子之去。若離膝下。於是其左袒軍旗。以致劉子之事。聞之朝。不待直者。益媿恐甚。如無所容其身。乃大悲。跡劉子往所爲事。無所得。轉而蜚語中。兩張子。以謂其士大夫婦人孺子。皆兩張子使之然。於是知劉子之仁愛。人欲攻之。而彌彰矣。然則劉子華矣。聞劉子出太倉待命時。其攀而號者。淚如雨。聲如雷。往來奔告。擎捧香炬。如煙如電。有以石塞城門者。有羣而與劉子之尊人。奉之梵剎中。跪而語訴者。有叩藩使者之門。而入闈之數重。使必爲言之。欲務得留劉子。無食言乃散出者。如是而謂皆兩張子使之也。能之乎。脫能之。而兩張子何以致之也乎。繇此之說。足以見劉子之

賢。卽繇彼之說。亦愈見兩張子之爲賢也。劉子勉乎哉。夫人名旣盛而實易衰。其愛之也篤。其望之也必日甚。而其忌之也。又必日甚。劉子於此。其不留也。乃殊善。其留之將何以加焉。故合前數子者。觀之。皆人所難。惟劉子尤難。遂球方歎所學之無所用於時。覩數子者。而竊復興感焉。旣而文以送趙子。復書此以致之劉子。嗟乎。劉子豈特以是爲同籍光寵已哉。兩張子者。何恤於人言。其何以終進吾劉子也。然而爲彼人者。益無以自處矣。雖然。夫亦可以各思所自處矣。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五十二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輿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鏊者。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正。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吳司訓序

周用

吳君司訓吳江。比六年。謂余曰。吾歸矣。余曰。何以歸。君不答。他日則又謂余曰。吾歸矣。子必以一言遣我。余曰。何以歸。又何以言。君又不答。既而曰。子不知我乎。吾非不足於是也。顧吾懼以重聽廢官守。吾是以而欲歸也。余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者。事上蒞下之宜也。今也不然。不以義相求。而徒以位相軋。苟在上焉者。不必其賢也。惟勢之依。苟其下焉者。不必其不賢也。惟勢之隨。甚焉者。則鞠躬屏息。應對如響。而猶有不免於譴謫者。固宜。君之欲去此也。雖然。吾有說焉。君以己之重聽也。亦知有善聽者乎。晉師曠者。天下古今所謂善聽者也。知悼子在堂。而鼓鐘於平公之寢。杜蕢飲之酒。而語之故。曠受以爲過。而不敢辭。漢之許丞。史氏失傳其名。黃霸之在潁川也。惜其去。獨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夫丞。小吏也。能以重聽傳於後世爲美談。而師曠之聰。乃不免以爲病。然則君之歸與否。固不在於重聽與否也。抑又有說焉。昔者鄭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拜。子產惡之。夫伯石以尊君以卑。伯石以進君以退。尊而進。易也。而猶不用其情。卑而退。難也。而獨不吝其情。觀其難易。而賢否可見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其盡然哉。夫君子之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如其賢也。則庶幾其能飲且食而已矣。不當問其病與不病也。前此辨天下之事者。豈皆健夫耶。余聞當道者之稱君之賢數矣。豈無如黃潁川者乎。如無其人。君宜浩然歸。吾不能強君以職守。幸而有其人焉。則吾宜與君言。今之人。其不病者寡矣。顛之而不聞。矢之而不信。招之而不返。臧之而不悟。漫焉而莫之省。憎焉而勿之恥。若是焉者。日以甚矣。衆矣。固有待君而瘳者。君盍爲我少須乎。告之而不吾聽。君之意未可知也。余方有行役。不得

視君之行。重君之請。而不知所以言。姑以示諸生之常與往來者。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壘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於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恤。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渡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褰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祇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意駐馬就而問之。此邦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并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尙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人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媿媿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

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與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墮。而民告病矣。誠於上官也。懼於貴近也。墮於吏術也。士君子有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誠也。權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懼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墮也。不誠於上官。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懼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墮於吏術。則實惠得以自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衆戴之矣。然其至非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蓋陟典也。滁州在唐宋時爲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業之臣。往往入爲名公卿。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修。邦之人至今以爲談慕。我皇帝有天下。滁爲潛邸。大兵是集。大業是基。輦轂是遵。爲國家西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爲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德。簡在帝心者。不以輕畀也。州土著多勳舊。著功烈。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天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爲京畿大郡。遠邇所觀望。苟不先謹有法。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是均徭役。一法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干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少貸。衆環視。噤不出一詞。滁舊隸中書事。皆符下輒奉行。或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隸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微事以撼之。

公氣不爲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爲少撓。事兩上之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通道。事躡脊。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爲常。公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皆上出。唯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安乎。且且以自省。力行不少怠。蓋公之政。智不誠乎上。強不慚乎貴。明不墮於吏。其要豈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年政成。將入覲。陳其績之實。行且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帝心。我公之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爲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矣。其不使歐李專美前古。幸爲我邦人策。余忝與公同政。悉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治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爲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爲天下同牧者告。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周用

史稱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至於今。歷百千年。人傳誦之甚熟。或曰難兄難弟。或曰二難。故人莫不知。潁川陳氏之有世德而多賢也。同年曾君於吾吳中人所稱有道。曾御史者。兄弟也。侍御初以縣令最績。徵入臺中。旣試職。遂按治吾吳中四郡。以不肯署奏牘。奪常州民田。罷歸。久之起爲山東兗州守。而君則自行入爲給事中。以不能附權貴人。出居浙省之幕下。已而自慈谿令。遷貳蘇州。二年。會河南闕僉事。兵備潁州。尙書以君應詔。時侍御君已從兗州轉副山西按察使。視學政矣。夫君與其兄。學也皆以文章取高第。仕也皆以資望爲言官。又皆用其職。獲譴不悔。賴天子明聖。元惡誅死。宇內廓清。善類復用。則皆爲郡良牧。且相望執法外臺。何其道之相若也。豈天有以相之。而啓其方來者乎。何曾氏之多賢也。豈其世

德有如史稱陳氏者乎。然陳氏二子功業不大顯著。豈史氏失其傳乎。抑其時之不可爲也。君伯仲際明時。卓然爲名臣。固將使天下士大夫稱近世兄弟之賢。莫如黃州之二曾者矣。豈直如潁川也。又安知不有紀事者如漢史氏。傳之後世以爲美談乎。余從君舉於禮部。於君之之河南也。獨咨嗟歎息。以爲昔侍御君之去也。吳人思之不置。及君之來也。猶見侍御也。而得少紓焉。而君今日復舍此去。君之道則行矣。其如吳人之益重其思何哉。況加以同年之誼。不能不爲之戚戚焉者。故舉二君之同道。願望其功業出於昔人之上者。以爲說。聊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自慰也。君爲政廉平。無可選擇。故不書。

送巡撫周綿貞南歸序

周順昌

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之以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故。開隙於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譙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唯是公二載以來。歲值大祲。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譴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徇璫。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色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

持於震風淩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名流正學。寥落如晨星。摧殘若霜木。求奇節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余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於公之以譴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觀二正之季。僉王弄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溥。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譎成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以譴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慙直抗。虐璫方張之焰。幾爲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懃。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效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

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載。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倘伴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饜鑠自喜。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蔀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余友王章庵。永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又嘗疾遘幾危。民傍徨奔走。以香燃膊。禱於神。謁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攜其善政爲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爲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余所目見者也。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勛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余適與君邂逅。

於構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爲。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良。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爲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巡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僞。以爲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蒞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聽理於司馬門。經時歷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爲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伸。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爲大臣之所薦聞。爲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瓛。君之婣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余辱與君有僚采之好。故因瓛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進士第。博學善屬文。章庵其別號云。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五十三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川。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右侍郎陳公德修。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分曹限職以來。朝著無私語。道塗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舉者。卽有之。亦未有聯章彙秩。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稀。不可無會。會亦不可無賦。有之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在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煩簡。勞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薊之墟。累遷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慎。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爲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爲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雋才精識。未易周知。而徧舉。必歷任之。歷試之。則其激揚操縱。興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

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寮屬之所視傲。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是亦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爲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爲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旣頽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託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爲辭以先之。其詩則以齒爲次。如前所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王公九十詩序

李東陽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宮尊號。覃恩天下。太子太保吏部尙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九十。特賜勅備物。遣使詢問。仍月加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輿隸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諸公。皆賦詩爲公壽。戶部尙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爲之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爲期。雖或有過之者。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十計者。雖閭閻之下。亦難其人。況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蓋齒之尊者。聞見廣而猷慮熟。惟有爵者能見之。然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互尙之。然就問之禮。珍從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旣久。上安下恬。暨於成化之季極矣。而乃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拂。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爲吏部。執法秉政。爲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自政體風俗之大罔不周知。刑獄水利兵戎人物之務。徧嘗而歷試。其退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聰

明筋力如故。高談劇飲之下。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閱之。雖興寄澗漠。而愛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仕。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風聲氣節。高年盛福。大略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六人。其半皆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曾孫三人。而來者尙未艾。亦今之所鮮見者也。然則侈稱樂道。形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爲衣冠盛事。亦烏可已哉。六子者。承祚承祿。承禋皆家養。承祐爲南京前府經歷。承祥爲順天府通判。承裕爲刑科左給事中。刑科予禮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起居狀。茲將奉使命。便道歸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畀之。爲壽觴。侑云。公字宗貫。號介軒。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號者也。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 粲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爲壽。粲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沖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衍溢之餘。乃獨發舒爲文章。經量三才。鐫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絕塵。傾動海內。如鶴雛鸞鷲。翱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者。舉識爲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徇俗。雖自謂賁育弗能奪。

也。其爲學未嘗標揭門戶。詭激於名。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骯骯之習。爲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章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云間被薦升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粲常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爲知言。乃今歸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生實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稟其全乎。噫。嘻。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國家與蒙其休焉。是故古之耆艾魁壘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古道。爲之表率。以匡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爲天下賀可矣。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澹耀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丘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爲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蘼。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小技。穿穴幽隱。搢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

仲乃作史者洗垢索癩。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惠慈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俶詭僥倖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旁行數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丘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隣。又未知得遂與否。徼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爲我聽然而醕一觴乎。時崇禎甲申歲之某月日也。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五十四

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歸有光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脈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惟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於富而薄於貴與壽。有厚於貴而薄於富與壽。有厚於壽而薄於富與貴。有厚於富與貴而薄於壽。有厚於富與壽而薄於貴。有厚於貴與壽而薄於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乃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旣往而意其方來。此予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耶。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政府。其餘橫金衣緋者。尙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於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於一家。又聚於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予未嘗通介。紹於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歎。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之於親。苟惟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

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於其親而不可得者也於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諸學生咸往爲賀俾予敘之予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予於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歸有光

國家做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爲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卽吉者久之方竢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爲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爲山窮水匯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家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敷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爲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爲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爲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問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爲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於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爲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

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爲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爲先生壽。

龔裕州壽序

歸有光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必能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績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澶甘臙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歌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乃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楊漸齋壽序

歸有光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塗。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於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

也。而銓曹之陟者。恆於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恆於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於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遂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於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於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予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於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爲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爲誕辰。予弟有尙。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於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爲漫衍卑諂之談。以爲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周弦齋壽序

歸有光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予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予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

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井里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予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戚思訥壽序

歸有光

戚思訥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雖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邨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於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子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予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予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爲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爲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於山林泉石。枯槁沈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予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於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歸有光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沈湖。沈湖之東爲甫里。予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煙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於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壘。含澗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卽翁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予爲之序。予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予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尙壯。同遊有三四人。盤桓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歸有光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澹樸。題其所居曰白庵。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絺。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也。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

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以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買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瑋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黻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周秋汀八十壽序

歸有光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爲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予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

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予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鶴鷄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予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爲序。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吳。居嘉定者垂四百年。長材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宮。與四方賢豪長者往來。至今傳其翰墨。贈答之詞。孝友之聲。著於其邦。雖閭閻之族。累世赫奕。必推唐氏爲名家。至我先君。道德文章。爲江左諸儒之冠。我叔父博聞高行。與古爲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叔父中歲未有子。先君以爲憂。歲時祭祀。形於嗟歎。丙辰之春。予弟實甫以生。先君需選京師。家人謂當急附信使以聞。叔父謂曰。吾兄歸在夏秋之交。不遠矣。今日勿聞。俟其初歸之日。子弟參列。時令乳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歡。不亦快乎。已而中道及於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此爲恨。予長於實甫五歲。初度之朝。予問安叔母所。婢子戒勿譁。意凜凜。循床以行。欲視弟不敢請。及長受書。遇時節休假。相從嬉戲。終日以爲極歡。後予與弟同講習。臥起一閣。叔父晏坐其下。爲淨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斂膝。連數日不聞足音。晨昏定省。出入告面。皆有常度。嘻笑之聲。睚眦之怒。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名。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予有薄田。爲卒歲計。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列法

書名畫鼎彝罍之屬。焚香展卷。不知日之昃。外則巖壑環繞。花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不宜。然皆好任情適志。不能夙夜兢惕。爲子孫先。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若與朋友處。曾子與事親。如巖主烈君。而仲尼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定之富厚貴顯者多矣。我唐氏如松柏生礪石陂陀間。雖無華茂穠麗之觀。而獨能後凋。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以培之也。則知父兄之教。不可以不肅。閭門之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苟爲吾子孫者。謹身節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百年之緒。則吾兩老人者。脫粟而食。淪茗而談。仰聽鳴禽。俯觀遊魚。優哉悠哉。以樂餘年。固所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顧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爲君之生日。諸子諸孫拜君於堂上。予述六十年間事。相與獻酬。且以勸吾子孫。使知所以養二父之志云。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 堅

時侍御乾所。方按部晉中。會上怒言事。諸臣不能將順。非訕卽欺。欲引繩批根。一切抹撥。乃坐巡視西城。時失察賊賄。與其曹數人。同日免官歸。屆歲戊申。而年且六十矣。於時龔方仁石巖。張大參。明初出而與。數歷中外。歸而與優游藪澤。旣昵甚。兼有姻連。屆其生日。將登堂奉觴。而辱以爲壽之詞。見屬。予竊嘗於君之出處有感也。夫昔人之論。以爲臺諫之得行其志。幾與宰相等。顧君以能容。盡下之忠。臣以能言。匡主之過。兩者實相成。而常患於不相遇。何也。大抵寬仁之主。能容矣。其臣或玩而流爲市名。爲行詐。感激之士。能言矣。其君或厭而加之。誚讓。或黜免。蓋自古以然也。頃朝廷之上。章奏紛紜。致令主上薄其言。亦薄其罰。且以爲雖臺諫員缺。亦可勿補。若其人舉無足仗者。然且用一人焉。而輒使兼數人之職。豈以爲

才固堪之乎。直姑爲是名而已。寧獨用人者之過哉。事勢之相激使然。無足怪者。當君在臺中時。疏數上。所言皆天下大計。不務爲婞直名。言甚諄切。而上弗爲忤也。假令前後言者皆若此。何至令明主盡疑其臣哉。顧朝廷所薄在彼。而一旦以誑誤使夫不屑爲彼者。亦無以盡其用。玉石不分。爲可惜耳。且夫士之求用於時。蓋累百人而幸有一售也。其幸而獲售。而試之果可以用者。蓋又百人而不過二三也。自壯而老。三四十十年之間。効用之早暮。又不可期也。卽早遇合矣。其克至於耆老。或十纔得一焉。今也黜之。不以其罪。一黜而遂至不復振以老。其人旣不可多得。得人焉。而又不復盡其用。國家用人。可若是焉否也。君旣壯出仕。中間再以艱歸。前後爲邑者凡四。而以課最。擢爲天子耳目之臣。所居官廉而不劇。嚴而不殘。強執而不膠。以羣之爲令。知其所論薦與所劾免。其人之賢不肖。如黑白較然也。自君歸田以來。時事日非。長吏幾不知有小民。而惟知上官之喜怒。上官見其人。輒卽以爲可喜。或驚悍。則又曰是可畏。人噤不敢出一言也。嗟乎君之舉錯。雖不克盡行於全晉。視世之君子何如哉。雖然。君今鬢髮朱顏。尙如未衰之年。令主上一旦悔前之誤。嘉與士大夫更始。追用老成。以爲世坊表。君且與時俯仰乎哉。抑終不可一世乎哉。願二公於醢醢之際。聊試以予言質之。當必有不激不隨。足以風勵當世。而終不爲習俗之所移者。此亦迂儒之所欲亟聞也。

明文在卷五十五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昔鮑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高節。宣既盡忠漢室。新莽甚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游涉顯列。然猶不忘在約。致誠鹿車。二史詳而錄之。貞臣世家。燿於方冊。而復褒述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邱明紀焉。曲而不黷。夫閨闈之行。非治亂之途也。闕中之語。非法紀之守也。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慙置其話言哉。抑亦明乎得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害盈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應元竊觀我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命之不愆云。方公之罵賊。請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恍慨雪涕。遺胤奔難。三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望維祺之壽。百祿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咸以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明經。飭行三策。名薦書。一褒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扼擊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畀速於響應。徵負白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卿士。列侯勳伯。持幣進而走堂下。侷繁祉而頌德壽者。車數十乘。搢紳之彥。婚姻之懿。闔里溢閭。不可勝記。三君既肅客。辭曰。權變蓋久。太夫人

及不肖孤等未嘗一日忘。雖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三君敬白客語。太夫人愀然曰。嗟乎。豈始願所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吾既不能從先公。而迫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日夜懍懼。而客顧以賀我爲。吾嘉與若等增修先公之緒。無忝前冊。則章服之華。餼牽禮帛之奉。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管之記。一日之燕。孰永於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爲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希鞞鞠踞。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爲一笑。曰。止。無吾以泰。京師聞之。莫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奕也。公父文伯。非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母。不尤進乎。三君者。長君都督。仲君尙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爲世師。法道爲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視福元元。爲社稷鎮。於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胤祚於永固也。天篤之矣。應元初舉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爲久故。及邑人楊文化林爵。皆姻黨也。不敢以幣來賀。而屬予以辭。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慎中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於經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葳。抱衾弋雁。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略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

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靳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猶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行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獨爲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興裴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淩暴點汙之患。力撫其子。督使自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爲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於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尙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苧以爲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苧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苧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於家。

又幾年爲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厲食。辟苧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於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撻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邱恭人七十壽序

歸有光

邱恭人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邱公生三女。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於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爲前廣東按察使司副司王公美濟之妻。邱公蓋與司馬質庵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邱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茗雪間嬪於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爲詳。自唐御史胸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於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如老樹之枝葉扶疏。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邱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爲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

詞子爲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爲邱公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於今七十年。邱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邱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觀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邱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娥方將。續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爲頌禱其可乎。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歸有光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聘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癸癸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王氏壽宴序

歸有光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爲宴。少長誥誥。以獻以酬。既醉既飲。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子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尙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遺。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爲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旣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明文在卷五十六

記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尼山在今兗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峙爲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爲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歷間。文宣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緒以私財修之。歲久皆壞。成化初。衍聖公弘緒欲修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修之。巡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畫綜治。既精既密。暨徐公源爲都御史。彭君杰知府事。乃踵而成之。廓大成殿爲間五。爲寢殿亦如之。增啓聖王後殿。修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書院爲後堂及左右廡。其爲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備。凡爲殿與院。各爲門垣。以相限別。而爲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竊惟天地之氣。網緼變化。爲人爲物。天主生地。主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爲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待。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於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相爲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修道立教。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之深且久。亦

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遺風善教。爲諸國望。其山之老者爲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禱。載諸史傳。徵之名字。蓋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爲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爲生辰。九月爲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固非體魄歸復之比。然因生遡原。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爲孔氏後者。睹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聿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況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爲益不亦大且慎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於此者。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實歸於今公之從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爲記。以告於來世。謹記。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王守仁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己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闌。若干楹。於樞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

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敝壞。新其圯壞。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所不備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通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哉。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旣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爲姦之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學記

王守仁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程氏。旣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與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願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

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旣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朋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閩閩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措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墊。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

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耶。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耶。

歙縣孔子廟記

宋 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爲東越奧區。號多佳山。黟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間政二山。又聳起東南。勢若翔鳳。鳳皇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沈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與。初學在縣治之東。澹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爲爭鬪之場。官廬民舍。焚爇無遺。而學亦廢矣。澹煙荒照。榛荆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衝人識者爲之傍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爲縣。慨然歎曰。歙爲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丁尙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翦刈荒穢。別畚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王寢。象厥正配。黼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岡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城平密鞏。闌楯翼遮。術道直修。外爲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嗇不侈。無譽彝憲。經始於秋九月。告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俎維旅。

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詠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析爲二哉。自世道旣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旛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歎之人士。尙當專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爲令。招徠懷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塌及良干范阮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承胡拱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尙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弗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卽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之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至空虛。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夫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者，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冉子祠堂記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不得稱鄉先生，沒而祀於其社者，亦未必有功德於洛之土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歎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而旣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聞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

於其門牆。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褒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歟。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亦以苦力行孝。稱於內外。顏淵與孔子言而終日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箠瓢陋巷之語。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夫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助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璟。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者。然俱以頽落蕪沒。無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歟。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谷處。夷然託行於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嫻於文辭者也。又性頗迂疏。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矯。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故特詳之如左。

黃叔度祠記

孫繼皋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祭於祠下。周覽太息。乃葺而新之。蓋東漢之士。距今千

三百年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於是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咨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旣不能以一木支大廈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邱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潘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玳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位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螻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隴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非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跡巖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爲是舉也知政本矣予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爲之

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爲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略。公選將練兵。築城塞。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來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爲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爲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蘇。而監察御史劉君甄。劉君仕昌。鄭君顥。皆以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歎曰。公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竭力。規畫處置。凡隣邑之令佐。皆以資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爲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爲碑亭。前作大門。榜曰。敕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爲心。心之欣戚。在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爲心者也。以天下爲心。則人庶其

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愛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爲己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爲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以爲士者，果當如是耶？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名皆載之碑陰。

重修一拂先生祠

葉向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止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卽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圯廢，金陵太史焦公重新之，予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斁，爲徘徊者久。已讀先生傳及謚議而歎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姦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敢言慷慨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傍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危勝，再爭於惠卿而遂不勝。

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姦邪。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寒心。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天下。萬世無所復憾。惜獨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諡者曰介。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提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敍。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莫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昌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

流離於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猩鼯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展轉煩替。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歟。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莫而求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然不啻風霰之斂。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俯順拘肆之態。磊礪出沒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強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也。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天壽而後。可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遇之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煙深箐。猩鼯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愚相遠。而歎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予始爲之記。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旣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讎之圖而我有伴合觀釁之便苟其黨有可攜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讎而復國若王司

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讎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傲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爲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壩。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乎。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搥讎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祕。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調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遣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搥讎人之胸。而後爲快矣。事旣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爲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予爲之記。嗚乎。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五十七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唐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彖。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於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者。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及晦庵。統緒相承。固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瑳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

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爲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乾統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爲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爲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荊堂。五峯。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修葺之者。而棟宇傾摧。凜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憮然有感。乃捐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漶。以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爲之起敬。以是年十月始事。朔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語予以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爲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爲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述。皆有闢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僻。

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卽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敍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內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爲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祀，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謂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修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爲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鈞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爲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公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旣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

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眉。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迢遞，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若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恠，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豐豐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固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旣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者記之。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逸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做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愼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因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湑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

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明文在卷五十八

記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夫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張。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辭所開創。君臣所咨命。左右史所記載。魁人名士所發摠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能盡藏。雖窮年屹屹。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擱摠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館。有祕書省。無非以典章備考鏡歟。我高皇帝開天祚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成。增購六倍。用以垂訓後裔。流昭今茲。臣仰而歎曰。赫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顧二祖以是詔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也。睿哲英斷。亦奚事窮其妙哉。四氣管於斗樞。八紘統於坤軸。百千萬言。貞於道德。今篇帙至煩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深之以窈奧。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真。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祀褒貶。則列史之所以懸警鑑也。剖判鴻蒙。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示軌範也。除姦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兩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模也。身居蓬藿。心殫經綸。匡略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談天。雅俗並陳。誕詭競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興之經畫。勒定難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艱也。垂名言

於寶訓。載行事於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彝教也。總之有裨聖修。克贊大猷。皇上懋養冲和。提衡古今。典學維勤。特有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札。其於道德弘矣。如其以充棟侈右文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敏之心哉。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掃宇內。天戈所靡。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蠶鞮整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旣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者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

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三。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殺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徂而營列。碁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斃。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一。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

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旣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杜其所守。毋懼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功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胡纘宗

昔在皇祖。定鼎天邑。法象周官。六曹辨章。則有夏官司馬。以本兵柄。其屬有四。而職方爲重。卽古職方氏之遺也。厥秩有郎中員外郎主事之列。厥職有城隍軍役關津烽堠圖本之政。握要剗劇。綜理機宜。以佐司馬之治。當是時。黃鉞四出。天誅亟行。指畫河山。控制阨塞。贊謨宸幄。折衝萬里。則職方氏之功博焉。逮

我文皇。徙鼎於北。保釐之任。委於司馬。內之慎。姦防。練軍實。壯國容。固王略。外之奠。方域。辨中外。統鷹揚。張形勢。則職方氏之寄隆焉。故職方得其人。則司馬可以坐而籌天下之事矣。司馬得其人。則天子可以馮玉几。按方輿。而無南顧之憂矣。列聖承承。百有五六。十載。江海不波。王軌齊同。卷甲韜武。三垂晏然。以弼我文命。躋於日月。繫職方氏有裨焉。是故非果毅諳練。文經武緯。恢宏博大。鎮重凝謐者。弗以膺茲。而功名揚於國朝。慶澤流於南服。職方得人於斯爲盛矣。邇者逆濠作孽。朱方釋騷。石頭巖巖。不震不驚。吳楚錯壤。恃以無讐。建牙樹纛。坐而蔽之。於時職方氏。則有林君子道。方君時舉。規恢協贊。克壯其猷。司馬喬公。視如左右手。卒之俘馘獻功。以正天刑。二三君子之力。不敢誣也。職方氏之重輕。端可知矣。然自建署以來。未嘗紀前人名氏。嘉靖癸未。四明華君仁卿。繼掌茲職。謂己卯之變。續宗承乏。宰士所躬睹也。是知職方氏之重輕者。屬以記而悉書其名。庶幾有徵焉。若夫循名覈實。則有萬世之議在。非續宗所敢與也。是爲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楊士奇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廷試。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御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皇上嗣統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著爲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實自今始。禮部尙書臣

激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爲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爲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爲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於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 輅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爲士之榮。士之階科目以行道。非以爲身之榮。以科目爲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以科目爲身之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奚爲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錄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勵人心之一大機括歟。淳安自宋元來。士之第進士者。旣皆刻石樹之學宮。而我朝續而附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景泰丙子。進士巴陵鄧君廷瓚。受命來尹是邑。舍榮之暇。見而歎曰。我朝崇重進士。超越前代。而淳安進士。數倍他邑。顧題名之石未立。非缺典歟。於是命工礪石。自洪武開科以來。凡邑士之登名鄉試。會試。廷試者。悉次第刻之。虛其左方。以俟來者。尹之意。非以爲榮。而以爲勸。誠知所重已。茲以述職來京。屬予爲記。惟進士之科。始於隋唐。盛於宋元。而尤莫盛於我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以上之取賢。士之行道。此爲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舍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爲榮。而以無玷於科目爲貴。未進於此者。不

可萌一毫倖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可有一念自怠之意。簡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求至於聖賢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修。學不加勤。節操之弗立。功業之無聞。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也。若然。雖穹碑著名。適以爲辱。尙何榮幸之有哉。嗟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鄉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我同志之士。幸相與戒之。勸之。以求無負於科目之設哉。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五十九

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宋 濂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爲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爲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常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爲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閒集。藏於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常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嶷嶷異凡子。天歷元年始踰弱齡。卽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懼。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爲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侯爲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卽署尹事。歙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恆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卽不從。其禍立

至侯不爲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家。巡邏吏往檢。樞旁得染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卽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眞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冤也。復嗾盜入之。侯匿來他所。僞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爲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盜。以侯爲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黠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爲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黠民遽賂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爲辭。侯恐或傳爲例。剝民必甚。亟言於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歛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於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於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糧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於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爲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來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卽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爲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奇。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僞印耶？」吏色動。侯卽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僞者非止爾。爾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輾轉而獲。一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

不欲食其言。悉遣之。惟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曰。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供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卽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於腰。侯取視。大鐵鍼一。阜角葦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廛。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溪澗。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卽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挺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俟。舟至輒上之。侯親率弓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囊橐。於家互蠱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爲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卽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繇。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爲差。事成。移婺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吏書來撓政者。侯挂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葬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僨侯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恆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輒相與咨嗟。隕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庭。雁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

有警。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總其役。憲府輒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陸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階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辨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辟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於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嘗而弗亟圖。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歲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澀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收之。復煮淖糜以飼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爲言於右丞赫赫公。作茶課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辨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數蒼頭。徑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巖穴歸。依侯以居。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君紿爾。大兵旦夕且至。善爲爾計。莫若劫使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項生留之。頗聞其事。急促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我。若去。其如彼何。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類。我縱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槩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欲何爲。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卽行。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饗餼甚盛。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禍福逆順。鑿鑿不少厭。羣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椎牛豕燕侯。送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

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我平此寇也。侯旣歸。寤寐亦不忘去。時麗水之礮磴。青田之蘆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謂不翦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礮磴。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寇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齋粉耶。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逃。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蘆茨。蘆茨旣平。寇所俘榜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仍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校。羣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岱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衝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奧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尙餘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跳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僞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於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權筦之。

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尙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子雖不敏。頗以文字爲職業。不敢啗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鑼。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關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柰何。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辦此矣。卽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吾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裊裊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卽寇至。

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闔城則屋。蓋其城故淤沙，不屋則雨浸善壤，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收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與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尙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艖，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艖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艖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沈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墟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構兵不數百，

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
衄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
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
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
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醢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團
以爲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脊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
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
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
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
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
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
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允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
推用爲今官。

明文在卷六十

記

宋九賢遺像記

宋 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未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衷袖緣以皁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皁縑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顴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擢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皁領帽有翼圍之袍縑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擢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縑純緝前微下而張拱指露祛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蹙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脣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縑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皁緣之裳則否束縑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

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頰下少鬚。神采燦然。椰冠紗巾。道服青阜緣。繫以緇履。白坦懷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有。衣道服阜緣。冠幅巾。躡阜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

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蘭亭觴詠圖記

宋 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絕。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蒸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右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

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邱旆。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爛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搔將搔之。微之左擎卷至觀。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腕上。勢麤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誼。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

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誣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褻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褥。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卽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於予。圖數紙爲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徒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爲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闊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激而濤。蕩而激。灩澦漫衍。而漣漪者。爲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篙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爲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

者爲江潭。鳧雁翔集。菰蒲蘆荻。繁被而映帶者。爲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籬而園圃隔。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爲江村。其或平田漾沙。崩崖陡絕。而昂伏不齊者。爲江澚。去澚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陂平。巖巖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出。巘而奇疊。或壑而有容。谷而能虛。麓而叢薄。岡阜而蜿蜒。其或遠而黛抹。近而劍植。旣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爲岸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臥。或深而澗溜。或曲而溪縈。危而橋橫。或草莽翳而雉兔踰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而牧。或士女之嬉遊。其掩映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子嘗奉使南服。由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揚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輒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文皇尙治時。諸賢彙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蓋其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於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爲用。攻於此者。必略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佞佞昵昵。以干譽就俗之不暇。胸次之間。焉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故真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襲以爲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耶。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尙德者哉。遂爲之記。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夔之偏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外仇賊。自相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能感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筵。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鏤。燕然銘石。藪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藪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

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柳氏譜系圖記

方孝孺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績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絕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寶後。可考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於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而私諡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嗜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三子。秬。穎。穆也。秬。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尙幼也。同二子。稠。穉。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穉子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脩。而與道乖。自逆於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

公子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綿乎其未艾也。予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涪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踣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吐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鬢髻。共昇一人以渡。所昇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僕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偃僕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跌。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明文在卷六十一

記

虎邱雲巖寺重脩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邱。吳闔閭所葬處也。世傳旣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爲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又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爲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宇。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予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予記。其成。予聞虎邱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爲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爲。而無

所係累乎外物。觀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臺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璋蹕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璋蹕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爲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能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紹興崇福寺記

劉基

越於江南爲山水郡。雲門者耶。則以名勝聞於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爲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創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門爲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始請於朝。得賜額爲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於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庵。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歷之初。仍燬於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暉。似璘。重建。乃徙其址。去舊址二百步。寺本西向。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闔。庖溷圍滌。靡不備具。木石瓦甃。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於羣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靈峯其寺僧玄旨來邀予游。因

登其皆山之樓。眺於羣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爲秦望鷲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爲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爲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俟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沒於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煙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於軒檻之外。真可以遣人世。超污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爲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爲三。均逸勞也。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於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勸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遺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旣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爲之記。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祝灝

雁門天下之險隘也。北扼雲中。東聯恆岳。西接崞嵐。而內拱全晉。連峯疊嶂。崇岡漫阜。羅峙綿亘。不可窮極。而代郡繁嶂。附其趾。應朔馬邑。環其背。厥陽有谷。號曰南口。自谷口入。逶迤而上。可二十里。至於山巔。北下大麓。又半舍許。出廣武。以達沙陀。是爲通道。山之巔爲關。重門峭壁。依險成之。蓋天造地設。而有待人爲者也。遠而望之。旌旗斥堠。掩映雲表。儼若圖畫。及登高遐睇。則荒屯古戍。依微於黃沙白草之中。孤雲斷雁。滅沒於遙天落照之外。悲笳一發。刁斗四鳴。使人有不勝其悽斷者矣。至若陰飈。驀作微霰。乍容氣候。頓殊三伏失暑。而降冬歲。莫繁霜積雪。沍寒凝凍之際。行旅相持。輪摧蹄蹶。躑躅傍徨。進退維谷。又

使人有不勝其危懼者焉。信乎。其爲天下之險隘也。景泰之初。關門有警。朝廷以朱公爲右副都御史。慎禦其地。脩營壁。除器械。逾年。士馬精強。邊亦無事。公於是興舉廢敗。圖利永久。且念雲中三邊。宗藩景居。重兵頓宿。轉輸供億。悉茲焉通。而畏途若此。不有休憩之所。則何安往來之心。然而作之賓館。則下弗寧居。爲之逆旅。則上不屑就。乃撤舊寺一區。徙置關南隙地。背倚巉崖。而臨夷磴。殿堂門廡。赫然以新。像位香花。莊嚴畢具。豈徒疆場陰扶。亦以蕃釐上贊。鐘晨鼓莫。巖谷應答。自是捧檄銜綸之使。飛芻輓粟之夫。餐風寢露。顛沛而閒關者。率望焉如歸。誠爲要害之津梁矣。朱公旣去。天順己卯歲。山西都指揮于君率兵來守。恆寓寺中。因出其餘力。補葺未備。復恐朱公之善。久而無聞。乃徵予文記。惟夫古之英豪。有志於建明者。非必文致太平。武戡禍亂。然後足以名當時。而垂後世。凡隨其所遇。苟可利濟人物。裨助治理。抵其力而爲之。凡收効焉。皆事功也。故徒枉成。而王澤顯。更漏審。而臣績聞。典策所具。不可誣已。今茲寺也。朱公創於前。于君成於後。皆心乎民物。爲之。非無益之作也。矧大雄氏之教。根於慈愛。關於方隅。而務在利濟。居茲寺者。苟能體茲三者。引之續之。而修廣大行。俾困於是塗者。有所嚮依。若浮苦海。而登慈航。如疲險道。而遊化城。常皈安穩。亡諸苦病。則於治道。非無補者。而二三君子。亦永有令聞哉。

臨胸縣文昌閣記

馮琦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胸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典邑庠。謂問者。科目乏人。以堪輿之說。建高閣於東門故址。爲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

工程度。官是士者及士大夫。爭助之費。逾年未竣。而邑侯吳公至。實始成之。請予爲之記。予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八神不雜糅。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爲祖爲師。取斗四星。圖繪其像。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烏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爲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爲列星也。其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爲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於天乎。受命於地乎。吾以爲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穫。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於天官堪輿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祓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大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揆天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天官堪輿家言。則予不敢道之也。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 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綱淪。法斁祀典。瀆糅不經。馴致禍災。薦起民墜。塗炭迺屢。勤睿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爲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

下城隍廟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循元制爲州。得封城隍神。曰。監察司。民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爲縣。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濱。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閑雜。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者。基地湫隘。改造於西隅。袞繡坊北。卽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監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剝落。日就頽圯。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捐俸貲。以爲衆倡。僚屬吏民。相與協助。乃市材僦工。經始於正統庚申十月。落成於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耆民時璫龔鼎等。相率謁文垂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爲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繕雲城隍祠記。然無所謂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激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褻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歷歲云久。或罔克遵。今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利。豈淺淺哉。予盍託筆硯久絕。茲今弗拒衆請者。蓋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於違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君子。暨鄉邦友士。尙鑒茲哉。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歸有光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予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卽爲瀕。瀕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覲居。無淫瀆者。則予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予頗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柏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予於縣數決大獄。則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予於事神尤虔。曾大旱自五月至於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予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予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喝不可登也。予曰爲禱雨來。畏喝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旣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歡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予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卽雨。雖不能如前霑足。而玄雲靉靄。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予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於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蔽與胡韡蔽。又無船。時予繪神像。蓋坊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予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予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予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予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子者。計得縣篆。卽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爲罪。見人輒撈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

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予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待暹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洵洵。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予旣嘗此。因貽後之代者。儻與予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明文在卷六十二

記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乃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傅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

而不能。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庭。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予旣追思武靖王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天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尙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啓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董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竝作。裒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板。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甃之甃。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廩。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管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

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唯有德於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觀風亭記

李夢陽

亭在風穴之山。迴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君。巡而歷汝。而遊於亭。乃俛首而嘆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旣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陳。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君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君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君曰。嗒。窸窣如。噫。如噴。如嘯。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君不答。他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颯颯乎。莫知所被。溜溜乎。莫知所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澆澆是効。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

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殫惡。瀚澆而培淳。迪純以剷其駸。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士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諸堅石。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潛。不踰闔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予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予於道尤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予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晷。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毳者毼。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

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會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予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儻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求古齋記

方孝孺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其失雖非。

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鄒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畊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答問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尙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欵。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

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脈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瞶。爲液。爲癭。腫。爲膠。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瞶液癭腫膠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君子亭記

王守仁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

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野。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慈竹軒記

方孝孺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莫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設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子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止堂北。植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予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予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敘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流涕滿紙。欲覓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盥。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泉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予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予之不若敬輝。非予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

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予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敝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慮。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菴竹堂記

王世貞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英。憲間爲世名臣。公生平無他嗜好。願獨篤於書。手鈔讎至數萬卷。將爲堂以藏之。意取衛風淇澳。問學自修之義。名之曰菴竹。而公故潔廉。鮮羨。裘足潤。又家於官。以歿。公之諸子孫。曾教諭郡丞某某輩。雖代習公書。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構。天下之士。因公害而望公之堂。比於魯孔氏之壁。其菴竹比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爽塏。窈窕密菁。峭蒨之狀。流潤涵碧於笈。縑素間。而不知公之所謂堂與菴竹。固無有也。蓋公歿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士伯寅。乃始因故居地。而拓其右爲堂。以居公之書。用公之舊署。以榜之。獨所謂竹者。尙未及樹。而前軒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陰可以蔽風雨。蓋至是而公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職。而不辱於帷房側廡之地。伯寅益旁購古文奇帙。得數百千卷。副之意未已也。諸與伯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所謂爽塏窈窕密菁者。其青蔥峭蒨。雖不可遽得。然覩榜署而思勁節栗色。至讀其所遺書。則又未嘗不若承公之警效。而窺其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名德所軒輊。年位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綠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泉者。其

宏麗奇壯瑰怪甲天下。亦何嘗不祝其長爲兩家守。然不再易世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趣貴人之垣。而卒不能有也。伯寅所構堂。毋論視晉公十一。其竹之植與否。亦無論若平泉。而文莊公之遺書。百年而益拓其副。所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固爲公後者之才而賢。毋亦公不盡取天地之有。以使可繼。不邊爲一時之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故不辭伯寅之請。而爲之記。若夫顧名思義。以進於武公比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雪竹軒記

歸有光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滬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尙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跡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吾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旦暮。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闌。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

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竹溪記

唐順之

予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萬錢買一石。千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而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予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予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翁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予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

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明文在卷六十三

記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予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焉。今朝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爲。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推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恆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阜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敵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

以穫秬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樸而纍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璠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地。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蕪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俛俛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尙能爲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陸乘車與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四十餘年。旦入禁垣。侍帷幄。薄暮還署。間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蓋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覲。溯江入淮。以達於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屏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偪仄。編竹爲蓬。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棊槃二子。以余齒高力衰。舟輕劣不足以濟顛。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牖兩旁。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闢行廚。可以供茗飲。爲余慮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船。至今以爲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爲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況。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羨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顧有所未暇。余也。旣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徜徉乎近境。岸草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弈傳觴。賡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非得請而歸。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上之賜也。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有十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巘嶺皆蒼石。岸外而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

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葳苈之菜，檣櫟、草斗之實，楷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檀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滯澁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難，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莢實。間則躡屐登崕，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又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腸，不可以飲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跣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余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余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

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淆亂白黜。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余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溼。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余。喜不余陋。益余比。余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余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余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辦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余亦忘余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蠶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與。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實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余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吏科右給事中崑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爲園。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闔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木森秀。臺榭館廡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窈窕靚深。潔不容唾。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締。而手啓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爲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穆

如閣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駢焉。名其園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勒諸珉。許子之言曰。吾向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餼。而日不足。吾故幸貴。然不敢以爲樂也。縣官程既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乃一旦復爲吾有。吾晨起而視晷。而日吾餘。歲受歷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秬足以饗。有餘。秬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爲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爲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爲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恆在。而人不知取以爲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爲歌曰。園有畚。可稼可蔬。樂子之恆餘。園有澗。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既歌而復記其事。

明文在卷六十四

記

成趣軒記

胡翰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己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爲得矣。大叔之田。虞民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爲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爲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卽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睦州城中。有屋數楹。傲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耕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恆懼不給。非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爲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執信之。子以爲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子每恨無以得之間。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頹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竟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外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予間過之。延實爲具飯。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飯。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予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之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世有堂記

歸有光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

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耶。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耶。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厭。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厭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遝。觴詠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予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杏花書屋記

歸有光

杏花書屋。予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漫。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伶仃孤苦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開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於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抱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衝。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爲深遠清闕。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

歸有光

一卒衣阜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醴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期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旣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寶界山居記

歸有光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隴。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滂森瀕洞。沈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奔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水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予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甍

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歛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瑤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遜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坦齋記

金寔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闔閭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有以教之。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方以奇崛爲高。詭脆爲安。好僻怪而樂深險。以平易爲不足爲。故弗由耶。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巨艦中浮。風濤不驚。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徑。履巉巖。臨萬仞之壑。逆百折之瀧。未有不神禡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烏能坦坦哉。君子察夫是理。恆置心於平易之地。舍躁而趣靜。遵分以循理。久則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坦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四通八達之衢也。雞鳴而起。貴賤紛沓。鶩利達者。躋攀於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忻者笑。戚者悲。怒者搏。強者欺。詭欺擲揄。滑稽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僕於是乃求喧中之寂。掩戶以息。香一縷。書數十卷。或從事於咕嗶鉛槧。資之以爲養。此外殆無營焉。願因先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

可也。於是舉几布席。豆羞觴醕。樂予於齋內。獻酢互更。懽然洽矣。爲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町畦。絕爾多岐。遵大路兮。以遨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爾同歸。宗政吳人敏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爲時輩所推讓。搢紳大儒。皆樂與之游。宗政漠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邱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託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凡席之地。極力以營苑囿。而止於歲時十一之遊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矣。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予旣儼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於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旣水之變者也。

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岳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予，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浮絕澤，放舟嚴灘，探其五泄，極覽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杜甫、李白、韓歐、蘇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性，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匯而爲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予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治，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猶膠固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予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予堂何病焉。

長林亭記

莫雲卿

長林亭者，呂子心文之所築也。呂子性好竹，既拓地宅居之，後倚城環堵而爲園，園曰友芳，開方數百餘武，度其左偏東之北，臺榭花石陂池，分布周列，深宛而可游也。其右偏西之南，皆竹也。大都得拓地之半，延袤而成林，引而望之，翛然遠矣。分林而爲徑，徑有曲沼，架石而爲梁，竹下置磐石，石方正堅潤，如彈棋局可憩而憑也。旁竹屈垂，時時拂掃石上，初無塵垢，風至，竹石之韻，洽洽相發，聞管簫音，於是呂子樂之，鐫石銘焉。久之，懼爲風雨苔蘚之所剝也，則又刪竹，覆石結茅而爲亭，亭不盈丈，周無牖戶，耳目虛朗。呂子雅慕閑靜，日徜徉林間，嘯歌自適，或倦而小憩，或醉而待醒，或擊拊以佐嘯歌，於是呂子樂甚。予嘗從

雲間一過。呂子弛然憩予於斯亭也。謂子曰：吾樂於斯亭也。子知之乎？吾方愛竹，竹成而得几，又因几而得亭。三者不相期而相得。吾未嘗有意於其間也。然林得竹而幽，竹得几而清，几得亭而勝。蓋長林之趣，備於斯亭。三者相得而成林。吾亦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子入吾林，憩吾亭，得吾之樂也乎哉？子曰：子信樂夫斯亭歟？几歟？竹歟？夫竹宜閒靜，亭宜嘯歌，几宜倦宜擊拊。數者合而後樂，皆子之境也。吾視吾子，機械不藏乎心，得失毀譽不戕其真形，在六合之內，而神游八極之外。莊生有言曰：今之隱几者，非吾之隱几者也。又焉知夫樂在於斯亭歟？几歟？竹歟？彼弛然置我於斯亭者，子歟？我歟？不得而知也。夫如是，子之樂殆庶幾哉？呂子颯然而笑曰：有是哉！言近道矣。書以記之。

歇庵記

陶望齡

甯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爲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溉之失節而槁，遂爲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奉親之暇輒憩息焉。故稱庵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驚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予之羸，憊迂愚，卽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繫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願息，弱羽念棲，棲息之後，視駿馳鵬徙者，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盲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歟？庵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惰而寢興，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蹶奔走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予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

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歟。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惰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寶善堂記

唐時升

子己之歲。晉昌唐君作堂於呂野涇之陽。重廊周匝。曲房相次。莫不欣然以爲宴遊之適也。君顏其堂曰寶善。求予文以記之。夫金玉珠璣犀象之屬。世之所謂寶也。無論取之難。而亦保之之不易。至若周之弘璧。琬琰。天球。及諸侯之寶。如魯有夏后氏之璜。趙之璧。梁之珠。楚之白珩。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而君辱地削寶無與焉。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若飢渴之於飲食。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厚施而薄望。多喜而少怨。此豈非世之所謂善人長者乎。是寶也不肩鑄而莫之攫。不兵甲而莫之爭。置之通都大市。傳而玩之者。日千百。而莫之毀。出入於奸人暴客之中。亦知愛而衛之。相與太息。而化其貪冒恣睢之氣。更又可以施之人人。老子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及留之子孫。世世用之。不能盡。雖隋珠和璧。豈可同日語哉。君長者之譽。洋溢於邑中。則予所謂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者。真其人矣。今顏其堂以示子孫。子孫且世守此寶。而登斯堂者。因其名以得君之寶。人人且分而有之。垂囊而往。兼乘而還。惟其所欲。莫不如意。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則斯堂之善。豈獨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是爲之記。

明文在卷六十五

記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尙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卽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菱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壁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假蹇。如龍奮爪。擎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峯嶺。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最巖齷齪。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蒼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

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暎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靄雲濤。朝莫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爲可玩。水聲冷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闌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遊陽山記

胡廣

永樂三年秋八月。皇帝因建碑孝陵。斲石於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以丈計者十有四。而有奇。闕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瑩。廷臣往觀之。且相其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己未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居。間有市肆。直抵滄波門。門外隔平疇。山蟬聯起伏。卽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煙林村落。遠近曠帶。耕夫餉婦。橫縱隴畝。有刈禾黍者。有登禾黍於場者。有輓車以載者。有汲以灌畦。

者有蕪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頽其半。石墮塞橋下。人取便。從下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疏牆內流水。由拒馬牆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幼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歧而二。一依阪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閒少折而南。予將循阪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由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棧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芟數百餘里。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許步。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甃之以爲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予足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歎息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磐頭者。窺窺者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予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予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煙霏霧靄之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卽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宣義鄉。卽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於眞州。奉敕葬此。蓋葉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於天際。秀立如玉。

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蔥蔥。結爲龍文。散爲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旁皆松柏。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創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尙存。有古桂二株。其木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蔭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蹇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蟲鳴唧唧。窗外落葉。撼撼作聲。予久不能寐。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於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璩篆書金剛經觀之。至莫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明時。荷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禁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況敢爲暇逸之事乎。屬聖天子致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量其制作。不敢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禕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予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

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卻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巖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予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壅。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湏。又鑿石作此池。卽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萬俊德。游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予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予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瀕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予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窟。以養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莫乃回。六月十日。予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予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

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暎。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灑灑。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畀予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而語。予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予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予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予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予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爲予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卽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丫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陵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尙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予諾之。未果爲也。

遊龍門記

薛瑄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繇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

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斲巒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轆轤懸縞。汲河。憑闌檻。涼風飄瀟。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躋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若礦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遊草堂記

薛瑄

景泰元年九月某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予泊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爲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爲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

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髻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爲蜀中之勝跡。朝之搢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旣爲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洞澤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疎篁折葦。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遊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卽其地。以爲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有曰草堂寺者。蓋自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中堂三間。以爲遊者宴息之所。最後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蒙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莫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爲塵土。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凌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爲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黃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號爲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顙賊庭。受其僞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迺嚴武鎮蜀。奏爲簡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發而爲詩也。多傷

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尙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爲然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薨巨桷。歌臺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今皆消滅殆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爲後世之所景慕。興茸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爲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殆近之歟。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卽青羊宮西來所過橋下溪是也。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輻釜。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闕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簡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涉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邨。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

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礪。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岬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雨中泛湖記

許穀

嘉靖丙午。予以罪放逐於武林。將與箕泉王子訂湖山之約。每苦風雨猛烈未果。俄而南溟楊子。放舟自海上至。問訊謫居。敦厚友誼。於是慨然命駕。斯遊遂勇。時二月廿一日也。是日零雨初歇。旭日微暎。和風徐拂。淡煙未收。乃並轡聯輿。憩於靜慈之上。八窗洞啓。四天豁然。湖山青蒼。俱在目睫。寺卽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峻嶒。聳聳人語不聞。松濤遞響。真若萬馬騰空而下也。人謂湖山縱觀。以此山爲曠。豈不信哉。頃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薄飲初醺。榜人適至。相與攀蘿。泝堤坐於青舫之上。於是煙霏迷護。水波蒼茫。羣山疊岫。恍惚如失。循六橋而下。則紅桃碧柳。隱隱有芳菲之色。鷗鷺出沒於滄波之間。若與人狎而不去。艤舟孤山。猶見和靖之墓。回視寶叔浮圖。微有髣髴而已。幽興勃然。舉觴無算。僕有善歌梁州者。悲切可聽。乃復秉燭流連。踟躇各不能去。噫。嘻。此可謂之人間而非蓬萊弱水乎。予謂良友罕覲。佳景難遘。放浪而會。乃成懽。予與楊子。別已六年。與王子。別蓋十有五年矣。書劄相傳。恨不能會。今會乃在湖山間。復值此景。豈非數之前定者哉。且人之遊覽。必選晴霽。今觀煙雨之上。泛舟者幾人。乃知寂寞之濱。人

所不愛。貴在自得之耳。況乎紅英半落。綠陰漸成。春且闌珊去矣。必俟惠風和煦。豈不晚哉。然則吾二三
人者。不暢敘劇飲。負於斯景多矣。然二君行且登朝堂用世矣。予將抱拙邱園。歌詠煙月。他日儻訪予於
白鷺洲南。握手道故。豈能無感於斯言也哉。

雲巖雅集記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於茲矣。閉門卻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蓬短棹。飄然往。愴然還。而未嘗有
同遊同樂者。甲申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自玉峯來。始相約爲登高之集。約所登曰。山之近而佳者。則武
邱之雲巖乎。約所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然不必期。翊旦至者。卽與。及旦而鹿冠道人自東原至。愛
雲道人自牆東至。醒庵未庵兩文學。至自淥水園。翁乃與之載酒肴出閩門。訪得居士於畫舫。而長沙幕
賓繼至。遂卽舫中張宴。爲水嬉。望山而進。日卓午。乃至。而吾七人皆古衣冠。步入山門。笑詠以登巖。縹野
褐。盱眙相視。迎而導之。自麓及巔。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必造焉。旣乃遵鶴澗。過松庵。循劍池。躋雲閣。列
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算。於時黃花方盛開。采英浮白。薦以紫萸綠橘。而山珍海
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淪以茗。故雖酣不醉。醉而不亂。間起而延佇巖阿。凭軒以眺。邇而千章之松。
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聲。海濤怒鼓。天籟和鳴。目眩耳聳。應接不暇。遠而陽華諸山。自乾而離。陣列
車連。衡絕乎莽蒼之野。具區之浸。自坤而巽。匯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垓北混茫。與天無際。使人神爽飛
越。將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因相與尋句。吳之遺跡。弔闔閭之玄宮。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
嗟霸圖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爲四韻之詩。鹿冠繼之。兩文學繼之。愛雲長沙又繼之。

而翁則旅酬而遍和之。惟古以菊節登高。必以詩酒爲樂事。然能兼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陶徵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屬和之什。且彼晉唐中季人。亂日滋。其皆不能無憂。而我輩幸當太平之世。以時遊衍。而兼有詩酒賡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於是爲志。居士爲玉峯。夏仲昭。鹿冠爲京兆。杜用嘉。愛雲爲吳興。施堯卿。醒庵未庵。皆陳氏仲孟賢。季孟英。長沙爲彭城。劉廣洋。而翁則東海。徐有貞云。

明文在卷六十六

記

琅琊遊記

宋 濂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秀麗偉拔。爲淮東奇勝。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卽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泉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俗傳漢高祖飲馬於此。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山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發。泉上十餘步。卽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卽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惟涼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卽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於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爲作闌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惟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

商卿等題名尙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已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爲聖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歷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卽張文定公方平寫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惟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鑣。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濂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佑澹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泉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池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歷井。井亦

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以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人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釋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耶。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石出。字爲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石云。

遊鍾山記

宋 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將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卽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部婁小邱。部婁蓋舒王病溼。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修靜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職者栽。

之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惟寺爲盛。近燬於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爲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氍毹。觸人捉筆。聯松花詩。詩不就。予獨出行。甬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至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居。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斲爲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云。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螭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曰。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戛戛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偃。唯泉紺淨。沈沈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廁以險語。聽者爲改視。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禧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揉柏爲麋鹿形。柏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薜。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瘢。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扶。兩騶奴登惟秀亭。亭

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騶奴肩。蹠踣行。息促甚。張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溼。牒牒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閣。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卽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榻。褥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淅淅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鉤衣。足數躓。咽脣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卽踞泉。斂。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嘯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庵中僧出。肅面有新癩。詢之。卽向采薺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噓。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憊。笑釣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往。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惟衡廬。

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劭。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惟見蕘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尙何望哉。他尙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遊荆塗二山記

宋 濂

濂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惟塗荆二山最著。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踪。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往遊焉。予將度淮。狩於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屆今懷遠縣以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曠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驛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爲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磬石。青綠間錯。頽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爲石連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插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縈。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惟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

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命鍾離尉丁夫榮作石。未泐。文尙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矣。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度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濂亦下麓入絲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鬪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駢立。玄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至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鶡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

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卽今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僞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挂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予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業。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予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殺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

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樹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予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予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語隱溪。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詩。道士起舞踴躍。兩童子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子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歎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

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乎。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旣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明文在卷六十七

記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插碑記

宋 濂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於湖。釀爲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於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奇。渠之下流。建二石插。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恆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當早曠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潮入。善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隄。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爲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爲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插無難者。會侯召入爲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插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檝櫛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咸斂整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鏤坎陷版。以爲縱閉。復隨土形崇庳。疏級爲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檝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插。廣減前插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檝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

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爲法甚備。其爲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爲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菑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爲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爲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爲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爲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事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某。法宜牽聯得書。海隄別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醴爲通渠。行水委蛇。漑稻與秔。制水有牐。因時闢闔。其法孔臧。農政斯缺。惡壤爲場。水失厥防。侃侃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曰是弗修。民焉有秋。敢視爲常。乃登窳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畝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日奏功。琢石於山。樹檝於灣。以健以梁。決塞有關。旣堅且完。若首有肱。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隳我疆。行彼赤日。清流瀉瀉。黃茂芄芄。食維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古法寢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漢吏曰循。惠乎烝民。唯此之獲。矧乎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侯治之棘。行厖心惻。不齒父兄。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 輿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皇明宣德壬

子平江伯陳公瑄。醜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牐。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茲久。中多壅閼。舟既不通。牐亦隨毀。迺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昇。以爲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牐。其大橋。新開牐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牐。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牐五。以防汎溢。淺鋤五。以備疏濬。至於漚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爲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昉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牐置堰。宋至紹聖。易堰以牐。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爲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爲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爲豐溢。大抵建國於西北。爲不拔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戾。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爲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個常州孟瀆河入江。溯流而趨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卽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烝徒懽呼。無事轉輓。篙工舵師。枕臥而至。其爲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略。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羣議。茂績成績。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咨德。西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略而不

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充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爲後者勸云。

救荒滄記

唐順之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溧陽史君恭甫。旣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滄。以匯水。其沙漲滄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爲曠土。久不可芟。君旣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滄。是吾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瀦可防。測水以準而彊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攜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芟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麩菽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煙飯飶。列舍相接。翦然如處邨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救者汲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爲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滄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堤之外。又環之爲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爲北池。而竇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出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滄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爲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譴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爲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百餘畝。爲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滄而田之家。多賴於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不相

溷瀆各效其職。以宜地產。崔薳既去。生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蟹麤贏。生生不泯。於是卽其地立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渰曰救荒渰。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爲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卹以通其贏。乏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卹於閭里。不見收卹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瀦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疎闊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飢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予親見乙巳之災。流莖滿野。民之不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予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瀦野間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興。是以主與藪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爲迂闊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旣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旣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己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者然。以是知君之爲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效。豈小也哉。予旣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爲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略。嘗爲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華氏義田記

唐順之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臂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賄如津液之經緯營灌於其間。唯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隴腫羸之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厭臙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旣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爲。而宗法非上之人爲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旣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爲義田。推其遠。胄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構瘞。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構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爲此舉。

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爲近古者乎。予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興廢之說而爲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尙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常熟縣趙段圩隄記

歸有光

虞山之下有浸曰尙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堦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隄。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需占爲己業。傾貲爲隄。隄成。填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於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暑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昌平州義莊記

陶望齡

始吾鄉人白君受采。率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旣成。前宮諭張公元怵爲記其事。哀越之土壤。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帝京四方賓旅所驚。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陵邑。旣去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市廛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

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令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齒草野。無以葬。天沉雲羃。風悲日曠。游魂滯魄。嘯呼於昏煙枯草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死。無抔土以掩其骸。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眞贋。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疾疢呻吟。還望京師。已蕭然有故鄉之意。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爲邱首。而不可卽。此亦生者之深惻已。滕君驤。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釀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予文以記之。予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邱也。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明文在卷六十八

碑

敕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 訥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尙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劄石。詔臣訥爲之記。臣忝職冑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王五帝。祭於肆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旣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詔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伴。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於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頌。神格洋洋。所以推維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

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斃，謹爲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於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恤而闕，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大明敕建太學碑

宋 訥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興一代興乎？羣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榘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所以會，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井覆有亭，物貯以庫，饌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

士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行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敷執經祭酒臣吳顥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敕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於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埋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於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國棟榦作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願臣膚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武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麟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佑皇圖萬世無疆

敕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尙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爲秩宗。在周爲春官大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還禮部。數月陞尙書。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祇奉。天地宗社暨於百神。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彝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予理。無忽。爾惟寅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蓋上所命濙。與虞舜卽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嶽奠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至。皆本於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於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隸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敕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爲正堂。堂之側爲司務廳。前爲周序。爲中門。爲前門。正堂之後爲後堂。左右爲賓客之位。後爲庖庫。堂序之外爲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制度弘偉。方之近代。綽乎過焉。旣成。以聞。命京師諸司長貳。咸往落之。命光祿賜宴。恩澤之隆。羣情歡溢。咸謂皇上惇典庸禮。啓自宸衷。始作斯宇。甚盛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爲政而政修。用之教化而教化孚。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爲天下國家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上所居宮殿庫隘。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惓惓息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旣而出璽書。

命諸司詢民瘼。施賑貸。已逋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逸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卻其奏。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保之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爲先務。而再卻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又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敍以敕。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教化制作。咸禮之要。皇明龍興。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北京。視周之鎬。桓桓六卿。羣辟之表。有虞秩宗。咨命伯夷。帝謂臣濛。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祇相予。凡百儀度。汝慎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帝謂臣濛。權輿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祇率。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焉奐焉。閔廓穹崇。維皇明聖。以禮爲國。維明維果。有此奕奕。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已勤民。非食卑宮。矜卹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日不遑暇。仁澤流霈。源源弗窮。悅懌歸赴。如川之東。禮序樂和。化溘俗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藪。體信達順。維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熙帝載。

敕修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年。東方之民。阨於昏墊。勞於湮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

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與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山豫而竟。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歟。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於濮陽之灤。又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舉之崖。由李舉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瀦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郵東曹南鄆北之水。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旣便。居民旣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榷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

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灤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宜。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閒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鈹三千。組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水官佐工部主事臣詡。參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漑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纍年。費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漑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以漕焉。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乏。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爲之。

文曰。

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郇以蒙。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乃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掃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惟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之貞石。昭示無極。

敕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羣有司。毋擅用一夫。取一財。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熙洽及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王者建都。必營宮殿。朕肇建北京。恢弘舊觀。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後。僉曰。陛下慎卹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皇帝曰。爾往試哉。乃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以廩食。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集工部尙書臣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丈。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傭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巉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巖險。膚寸不損。所經處一草不偃。百工執事。顧視謹誦。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聖

德所致。皇帝辭以弗逮。推功於山川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灑滌游盆。俎豆既陳。羶香肸鬐。玄雲倏消。天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用居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命臣廣爲文以紀其事。刻之於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機應勤。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爲。嘉祥沓至。是以山川之神。協贊眞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達物表。有不可以智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矣。夫充塞兩間者。鬼神之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靈鼓動。寒暑更迭。歛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跡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闢默輸。實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況凡天下名山大川。奠於方域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闕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效其靈者。非一朝一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兆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功於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著。實爲偉茂。載之祀典。於法允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爲記。并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皇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爲而治。蠻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百靈具歆。壯哉北京。龍飛之所。帝用詒謀。大啓厥宇。慎卹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於始經營。

皇帝有詔。取材於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榱桷豫章。絜之百圍。神用呵闕。以需於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呈弗掩。良材丸丸。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層巒峭壁。蟲蟲崇崇。深谷谿衍。飛流怒淙。有巖厥途。其石截業。徐步曳武。猶慮僨跲。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踰壑。砰磕如雷。巨石礪礪。隨擘以開。維山有神。維神昭靈。默驅六丁。佑相皇明。神衷顯宣。嘉徵斯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享之。醴清牲脍。籩豆淨潔。肴羞維旅。羶香有苾。春蘿蔚陰。秋菊垂芳。裸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秉虔以對。濟濟鏘鏘。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翳以鳳凰。驂以虬龍。靈旂揚揚。神既降只。鼓鍾鏗鐃。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沴作禳。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創制靈祠。以苾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實侔。頌宣卓德。永著神休。

明文在卷六十九

碑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遊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故宮。平沙四漫。遐盼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畊。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畊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天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於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江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臨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

耶。咩耶。廬耶。能孰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濬。以嘉靖元年春。按江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摠摠兮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靈藹兮來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醕。尸旣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莫兮尸奈何。風九河兮濤莫。雲曠曠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旃。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吾民。

孔氏家廟碑

胡翰

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卽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至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於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於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

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友端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圯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卽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闕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清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於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實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率履。弁烏裳衣。陟降庭所。黍稷膾脯。薦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蒲州廟學重修碑

薛瑄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

享從祀於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爲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孚浙右台之黃巖人家。世業儒。旣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乃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修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廚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爲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修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乏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秩然。莫不峻整。分訪郡之先達。可爲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鑿諸石。乃來求記。予惟古之學政。考之戴籍可見矣。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所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爲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爲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爲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旣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爲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旣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

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校政有實效矣於是既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

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葺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礪琢業必專精於道自天全昇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歧理難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政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於以表章於以作人人復知性化底熙淳茲類有政政既理治勗哉明誠聲實永世

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

劉基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向蓋其智足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阿違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效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嘗怪唐德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視貨賄爲性命臨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決一出於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爲然後知其待人以扶持也昔者隨有季良不滅於楚衛成公有寧武子不死於晉無競維人不然殆哉況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猶足以轉危爲安易敗爲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

不難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羣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今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整屈於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公祠。其詳見於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鴛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於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爲書院。丙子之歲書院延燎於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於太初堂。因以堂爲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魯爲山長。病其簡陋始改作之。其詳見於牟公獻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爲墟。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於書院。是歲六月其僧復賄有司剽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爲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經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爲先聖廟兩廡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爲宣公祠。祠西爲室。東鄉以祀郡之先賢。其外爲三門。廟東爲講室。其前軒乃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廩膳。庖廚倉溷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戶。於是以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於至正十四年四月。竣事於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顧選及前山長王玘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雋也。旣成使請記於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昔人以宣公祠爲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

夫子大聖。不遇於時。既沒之後。爲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人以爲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唯禍之隨。詭遇有獲。君子弗爲。身黜道光。雖止不墮。郡守孔良。百廢咸支。爰崇其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尙永無虧。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七十

碑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竊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救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王風幾淪。兵禍方熾。不啻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勅。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始終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於奸。忘讎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鄜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偏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

魏相之忠與之協耳。不然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卽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楡之賊。王旣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爲。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卽大位。以統幕師。上皇未復。寇方內逼。乃命侍講臣程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程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旣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效力。其明年春。程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旣成。敕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又爲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旣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邱昔仗劍兮。南遊。刷國恥兮。復君讎。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奸兮。忠是尤。神胡爲兮。滯留。駕風鵬兮。騁雲虬。媿鄉邑兮。少休。罍有醴兮。俎有羞。式燕享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翺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強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烝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

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爲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尙書。參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刺其膝。責之反顛。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嘖嘖噓囁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會今天子卽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薰。令見賓。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爲義。而尙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園。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爲金若干。餘皆令遜所任也。旣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率守維薰同守通。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勳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謂狗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讎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則降虜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無所羨。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爲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禮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鍛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狗桀。以故其

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爲主死者比比。卽鐵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以銘。詩曰。

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儲胥。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陘。毀魄全天。賓於帝所。恒爲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僉僉。驂虬翼鸞。繚虹屈蜺。雙甄儷斬。疇御霽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汗爾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齧。含意未伸。靈旣格我。管旨鬯芬。削厲爲忻。豐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義勇武安王廟碑

錢 福

義勇武安王關公名羽。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峻。邠。姬。懼其神。弔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蹙免之可剽得。其勳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於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量。提一旅之衆。以自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遙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於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六將以塞人。

望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於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編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於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旣死。而荊州搆毀。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而更有卓然者。是時操之賊。人已白之。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焉。然操尙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惟智不操若。而得罪於漢室。抑又大矣。故曰。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操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正大之氣。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於王。豈理也哉。剛正之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於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己。然後吾心之神。若有所見焉。而神若有所答焉。此廟祀之所由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碑末復爲些祠俾邑人歌以祀云。辭曰。闕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張時徹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莫善於公。而智計不與焉。昔漢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尙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士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寒餓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徒以堂堂帝室之胄。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旣得。謀成掌中。光啓雄圖。上延絕

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荆楚響應。直欲首吞鄜鎬。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而蕩楚越。侯之言蓋略酬矣。卽其所自施設。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薦駕戎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彊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畔。動有成算。八陣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力者。故道化行於國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禱神明。巷祭而野祝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主而正直。則死而爲神。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旣以合祠於昭烈。而廢柴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庸已諸。昔孔發如仁之歎。詩詠勿翦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蠹如也。而獨於侯之斬。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予。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關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予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尙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嗟忠武侯。曷躬畊南陽乎。曷龍潛於淵。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蝸如蟻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曷親吳讎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薦駕。賈勛勤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黃乎。曷信義旣布。漢祚弗將乎。曷將星告隕。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鍾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籩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翺以翔乎。曷降鑒我民。四國於匡乎。

宗忠簡公祠堂碑

靳貴

忠簡宗公宋社稷之臣也。名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以對策切直爲時宰所忌，調尉館陶。流落擯棄者餘三十年。靖康初，擢守磁州。未幾，金人入寇，長驅逼都城四面，勤王之師，遂巡前卻，莫肯先赴。公時奉詔爲康王副元帥，屢請督發，而王之親臣汪伯彥、黃潛善者沮之，勿聽。旣而提孤軍獨進，獨以忠義招來豪傑，所向屢捷。然亦坐軍勢寡弱，諸道莫有助者，卒無成功。及高宗正位宸極，公首入對，言興復大計，流涕慷慨，繼被命爲京城留守。外禦強敵，屢出師破其衆，內戢巨寇，招下者不啻百萬。金人畏其威，自是不敢窺汴。公方身任中興之事，修立軍政，丕揚威武，以圖中原，而復爲汪黃所沮。凡有奏請，輒抑不行，憂憤成疾而歿。蓋公歿而大事去矣。此公出處之大節也。論者謂公才略不世出，當靖康危迫之日，挈兵柄以付之，一惟其所爲，則二聖不至北狩，殫慮畢志於建炎之初，莫或肘掣，則南渡不至偏安，而齋志以歿國，亦隨之而危。公所謂社稷之臣者非耶？夫有臣如此，而擯棄勿用，宋之不競，竟誰爲之？此英雄之士所以爲之扼腕而痛恨也。公嘗以罪羈置吾潤，繼復有監酒之命，沒且葬焉，而潤故無廟。正德三年，江右侍御謝君琛來按是邦，覽郡乘而歎曰：「崇祀先烈，國有彝典，矧賢者之所寓，止與其體魄衣冠之所藏，而廟不創立於典，奚稱？且是邦東南諸郡之屏障在焉，誠不可無昭示吾人者。」乃申舉河南楊尹進所奏，列公祀典，仍命郡守羅君循經營祠宇，節推史君魯實董其事。相地於壽丘山北，期年告成。榜曰：「宋宗忠簡公祠。」因舊諡也。旣而羅與史俱擢去，麗牲之石，未有文者。今郡守福建林君魁始專使來謁予文，予嘗聞之，天下之分莫大於君臣，而忠義之在人，乃人所固有，與生俱生，不可解於心者，而莊周氏乃謂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似出於勉強不得已者。此鄒孟氏所謂無君而深誅不聽者也。以公觀之。當其冒萬死以赴難。而遠衆獨往。孰不笑其狂愚。而公毅然不少懼。泊其艱關備禦。震撼四至。屹不爲動。雖易簣之際。猶連呼過河者三。許國之誠。死而後已。是豈要譽爲名。有所勉強而然者哉。古之社稷臣。若漢汲黯。諸葛孔明。唐郭子儀。李晟。諸賢精忠勁節。照耀宇宙。以公方之。所謂易地皆然者。百世之下。登公之祠。仰公之像。豈無聞風而興者乎。侍御與我郡守諸君斯舉。可謂有功於名教者矣。貴潤人也。嘗拜公墓。而樂斯祠之有成。乃述公平生與忠義之在人者。爲我邦人告。且復爲迎送神詩二章。俾歌以祀公。其詩曰。

其一迎神

伐鼓兮坎坎。候我公兮山之坂。公之來兮駕雲駟。風淅淅兮雨冥冥。公夷猶兮入新廟。桂檀爲楣兮辛夷爲椽。懷故都兮沖沖。覽宇宙兮涕焉從。豺狼在都兮鱗在渚。皇不出兮公食無處。靡羞潔兮薦予誠。指北固兮奠中泠。公不樂兮我心靡寧。

其二送神

屢舞畢兮神醉。神既醉兮欲返旆。公之歸兮朝帝宮。左朱雀兮右蒼龍。荷皇朝兮錫純嘏。奠江山兮永終古。施我人兮寧厥居。疫厲弗作兮禾黍于于。我人報稱兮永無怠。儼昭格兮神嘗在。歌公德兮橫四海。

康山忠臣廟碑

錢繼登

饒州餘干縣之西康郎山。有忠臣廟。乃高皇帝敕建。以祀鄱湖戰歿韓成等三十六臣者也。廟貌煥赫。過

者瞻仰。歲久葺圯。成化弘治間。一再修葺。後又漸圯。垣頽宇傾。今康山守備陸君重光以告太守。於是捐俸搜羨。鳩工庀材。而屬之餘。于令何君夢星。兩閱月而工竣。重門崇深。堂階峻整。像設劍佩。奕然赫然。太守乃率屬僚祭焉。牲牢潔齊。椒醕馨聞。風濤翕忽。谷壑響答。如有鬼神之來。太守俯仰。几筵棖棟。而歎曰。偉哉。此高皇帝百戰之雄圖所經始。而萬年之大業。由此以定也。方高皇帝之自金陵下洪都。舳艫數千艘。戎卒二十餘萬。張六龍之吻。以包吞友諒。而友諒亦奮其鯨鬣。抗顏行以爭一旦之命。丁亥之戰。兩軍相交。帆檣塞江。矢石礮火互擊。呼聲動天。煙焰漲空。湖水赤沸。此亦古今之雄戰也。當戰急時。我師少。諸將衝鋒捍之多陣歿。御舟適膠淺。幾危。友諒推篷四顧。氣驕甚。將軍韓成曰。事急矣。乃用漢紀信計。衣黃袍投水。友諒軍益驕。平章徐達常遇春。遂同諸將奮前擊之。將軍俞通海。廖永忠。火艦衝其艤。燬幾盡。衆遂崩潰。友諒矢貫睛及顛以死。由此奠洪都。下武昌。擒陳瑄。奄有江楚。歸而定鼎金陵。論功疏爵。遂遇春永忠通海諸臣。咸爲首功。受上賞。而抑知此三十六人者。身膏鋒刃。委命鯨鯢之腹。危身奉上。如是之烈也哉。此高皇帝所爲建祠特祀。而題其額曰忠臣良有以也。夫人臣遭會風雲。嘯虎從龍。居功易立。功難立。功易立。節難。漢高帝身經血戰。及天下已定。諸功臣徧封。而未見特褒紀信之忠。太史公亦不爲立傳。讀史者以爲恨。今高皇帝於戰勝之次年。卽追念死綏之士。而汲汲焉疏封廟食之。不少後時。以激厲天下後世。忠臣義士。捐軀殉國之心。所以癸卯諸臣。生嬰鋒鏑之危。而壬午諸臣。死荷綱常之擔。我高皇帝之規模宏遠。意思深長。漢高不及遠矣。於是屬僚諸君。咸以予言爲然。請鑄之麗牲之石。而爲之銘曰。

天破草昧。六龍飛蹇。百靈從之。禦侮後先。或翼乘雲。或隕赴淵。吞彼鯨鯢。以闢坤乾。烈烈武臣。捐其脰肩。摧堅拉枯。命不踵旋。惟帝念功。血食凜然。康山雲開。蠡水波恬。誰其鎮之。惟此英賢。永扶磐石。億萬斯年。

晉卞忠貞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年夏六月。皇帝御奉天門。詔臣三吾謂曰。晉忠臣成陽卞忠貞公。朕命工曹鼎新其祠於欽天山之陽。今已告成。當筆之勒石以傳後世。臣三吾奉敕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詞。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眈。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尙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旣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二子眈盱。悉皆贈諡。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會無纖毫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郗鑒。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邪。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創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寧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父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諡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今代遭聖明。日月所照。忠貞如在。定鼎於茲。式禮諸廟。惟是公廟與諸神廟。雜處市喧。

有幾乎瀆。非嚴恭神明所。聖心有所待而未發也。今年春。得今所廟地。乃悉徙而更焉。爲制前殿後堂。三門兩廡。總若干楹。丹堊塗墁。煥然一新。是使公一門忠義。與諸神廟貌。懷乎其有生色。赫乎其相輝映。是神祠之萃於一方。由聖心之萃於一誠敬也。臣民於此。宜亦思惟有孚顒若者矣。公歷仕二朝。豐功偉績。具在史冊。今謹擬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載繫以詩。詩曰。

惟皇上帝。賦公忠義。晉室之東。王綱解繫。逆儔造凶。公嬰其鋒。西陵旣敗。猶奮武功。義膽雖烈。衆寡莫敵。父喪子前。子死父側。巍巍忠貞。竹帛垂名。聳如嵩華。昭如日星。禦災捍患。廟食茲土。遭逢聖明。復徙今所。祠宇靚深。神明赫臨。穹碑竚立。亙古亙今。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七十一

碑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諡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景隆嗣爲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股肱心膂之托感激國恩報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卹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無似俾襲封嗚呼觀國家恩數之優渥至今則先王獲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著之是景隆忽君之賜泯親之善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子爲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爲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且僞吳之滅由王覆之諸全元祚之終由王蹙之應昌遠若西蕃之地無不涉歷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勳蓋世者哉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歿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崇獎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顧嘗隸太史氏矧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爲考其客白範所爲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上於滁陽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然自淬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

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僞漢梟將余蠻子。走之。引兵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魯灰院。判萬年街。敗其軍。貓獠於潛昌化。進拔之。盡獲其婦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鬪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況財物乎。士卒悟。乃焚所獲。轉戰淳安。襲破僞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完。僞貓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卽筏列俘馘。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犯之計。引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旨。卽嚴開省。控制東南。貓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戕胡越公。而作亂也。微王星夜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僞吳以城叛也。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詣全州。再興導吳軍。鈔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救。以撓我版策。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僞吳司徒李伯昇之擣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壘五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部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爲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俟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爲。在昔衆爲寡。所敗者何限。獨不聞昆陽淝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爲。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惟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等囊橐中物也。敢有貪鹵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交。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槊衝其中堅。遇者應手斃。陣動。麾衆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戛札。遂大潰。城中亦出兵夾攻。同聲驩叫。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人。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僞吳兵力自此焉衰。大軍未啓行。而捷書至也。入見。上慰勞。王悉歸功羣帥。若無一毫己出者。上遣中山開平兩王。總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

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爾以一縣而欲吾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遂厲聲曰：二三豎子逆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員外郎方彝走軍門見王。王問彝何以來，對曰：天兵如雷，如霆當者無不齏粉。杭城生靈百萬，前茅且至，人人恐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保，至於雞犬亦莫弗寧。又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來晚，我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彝來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毋乃太早計乎？對曰：兵至城下，雖欲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即日率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之矣。紹慶台溫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命王帥師殄之。王往知閩溪等砦，大率未孚於新政，柵窮崖絕谷，以保族逃生，納其降。而建州劍州汀州悉定，竄匿而嬰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者，全活不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猶城守。宜濟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也速丞相軍，與戰連敗，追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料其必潰而遁，乃八分千兵伏要害，虜果宵突圍遁去，遇伏遮擊，得去者無幾，擒平章鼎住，斬轅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於軍中，其軍詔王併將之，遂併將往援慶陽。從涿州過真定，渡滹沱河，出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已拔慶陽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之曰：上委我與若等汛掃馘俘殘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

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上所以委我等之意乎。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乃由代郡踰雁再宿而至。饒頭嶺。擒平章劉帖木穆馬邑。縛黠將四大王。白楊門。前軍距大同四十里營焉。王至曰。此豈駐兵地乎。虜設來犯。難爲備矣。麾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虜來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委敵。使自爲鬪。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戰。虜腹背受敵。靡地而殲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峇。獲其名將脫列伯。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爲鹵。追兵至莽哥倉。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蓋里伯遣脫列伯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興和守將降。察罕脫兒其將又降。乘銳夜襲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兩宮后妃。宮人玉册金寶。歷代重器。致之闕下。追奔不及。還次中興。擒汪國公暨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隘曰虹螺山。殊險絕。世家貴族。率保其土。師過。爭脫甲投仗出降。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郡。親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召還初王。以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嚴。由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爲右丞。在嚴十年。浙江平。拜榮祿大夫。本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功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四年。兩川平。上憫其民。新脫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浹。五年。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道兵則王節制。次可溫。虜棄營走。哈刺莽來。尋益北走。王曰。虜褻魄矣。可襲而禽。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輜重。慮車河人持二十日糧。深入至土刺河。其將蠻子哈刺章。悉其騎渡河。陣而待。部署我軍而兩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華雲龍。從流下以分其勢。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王發矢殪之。虜舌吐。

不能收。遂戰。兩軍犄角。且戰且前。至騁海。而虜騎滋多。乃整險。椎牛具食。謾爲犒大軍者。虜疑相牽解去。留騁海三日。全軍而還。失道乏水。軍多渴死。王以爲憂。次歌而麻思行。尋水處。忽所乘馬蹄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者。生致太尉盧伯顏不花。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三不刺。永昌侯藍玉將之。一軍出楊門。都督張某將之。一軍白出登。指揮景某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虜將番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若宗上。朶朶失理真珠驢。鄧國公孛維帖木兒。若丞旨百家。或斬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扈北。還遭隴西王喪。居憂。後一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第廬都城。扼其喉襟。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饑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參決朝政。蓋勳戚而賢。無右王者。上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王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未嘗敢蹈。其小心謹慎如此。又所區畫。動合旨意。上益愛重之。侍中坐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問之切。披肝瀝膽。以效啓沃。裨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著。然天下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戊戌。竟薨於位。享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殄瘁。民之無祿也夫。故薨之日。上爲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歎歔痛惜焉。於戲。天生聖人。纘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名都望郡。以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稽顙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羣雄而脫距角。合四海而登混一。非體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之盛德矣。王爲人寬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汎愛。心不私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慍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旅拒攜貳者。不得已加兵吏。

卒犯令。按以軍法。輒慘然終日不懌。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材者請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沒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沒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他故官名在俘籍。隨材收斂。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而戢士卒不得過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早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翰。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人再拜而授使者。今國子博士致仕吳沈嘗以王之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句考錢糧。追其俸爲斛七十。王度沈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賓接賢大夫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微驕矜。此皆人所難能。惟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況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而政無大小。不稟命不敢行。痛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交流。其歸改葬也。行距塋域里。所下馬。括髮跳哭如初喪。喪隴西王也。絕口饘粥七日。淑德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強乎哉。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奧義。帝王爲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每館客具臺。能指摘其瑕類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雄渾而溫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間氣所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某。文忠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錄。子男三人。長今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某。曰某。孫男一人。某。女一人。尙幼。王薨。敕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董張二公之文具存。

平生嘉言徽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焉。詩曰

聖神受命。爲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全德。鉅天實生之。爲帝心膂。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朕甥。鞠於內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茲禁旅。堅城勅敵。一攸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特不有親賢。疇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內綏外禦。德威惟威。近懷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僭者張。獨罔顧忌。水陸入寇。輒舄而去。乙巳之春。哀厥精銳。偪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蹂以突騎。鼓噪乘之。聲撼天地。譬以戎輅。轢彼蟾臂。其軍廿萬。幾無瞧類。旣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溫慶紹。莫不寧矣。矧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陞受。婉孌元君。雖云出走。尙聞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逮酉。丞徒肅肅。晏及雞犬。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禽或誅。莫匪戎首。額頌應昌。述逃淵藪。不虞我師。至奄左右。俘厥孱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爲券。以莫不錫。王拜稽首。大勳之集。社稷之靈。天子之德。亦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存。臣遑暇逸。請揚天威。覃彼有北。帝曰。俞哉。朕固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城不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赤子。何謂戎狄。遏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釐。申畫郡邑。矧茲全蜀。其有不卹。文軌旣同。大統以一。帝有溫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尙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詔。夙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癘痼。三旬在告。遵茲憫凶。朝則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鍾。生爲人英。歿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爲雨爲霖。品彙其蒙。況也嗣子。綽有王風。

責難陳善。祇事兩宮。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祚。寧有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敕賜滌陽王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橐滌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思德。注在朕心。今滌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爲文於石。臣來儀謹再拜奉敕。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旣而娶。不數歲。夫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旣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以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

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趨起。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讎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艱。王聞驚懼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爲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元年。天下旣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墓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旣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於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旣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實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爲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實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媿。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萋斐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闔外。顛強蹙驕。有衆日大。變生不意。卒疾於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旣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酌。矧有大造。

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鬯酒鏞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毋曰無後。王女皇祀。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焚焚者雄。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明文在卷七十二

神道碑

皇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西侯追封黔寧王諡昭靖沐公神道碑

景

皇明以神武定四方。混一區宇。懋德禋祀。東漸西被。罔有內外。時則有若貔虎之士。翊運之臣。迅掃爬梳。用能咸和天休。以集大命。草昧之初。各奏爾功。歸於有德也。至於內託肺腑。而建不績者。則成於天地涵育之功也。是以一舉而開閩關。大業闢矣。再奮而運斗樞。大政立矣。三厲而西略。自西徂南。大統一矣。翊亮之功。昭茲甚明。此皇上之所以始終垂眷。大有造於黔寧也。王諱英。字某。姓沐氏。鳳陽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稚。喪所怙。鞠於母氏。母又故。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於門。上奇而育之。賜國姓。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怠容。弘量孝恭。出於天性。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武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擒元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上意旨。中宮猶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右。抵熙和。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干。總大兵征蕃部。西度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虜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仍舊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蕃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朶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是行平朶甘納隣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騎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生擒脫火赤知院愛足全部皆降明年領軍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虜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繇辰沉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達理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壓白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然衆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佯若渡者遣奇兵從上流濟草山出其陣後爲疑兵元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泅水渡元軍亦卻陳我師旣成列鎧仗鮮明彼皆奪氣遂大戰自旦至晡蹀血震蕩王縱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理麻於淖元兵遂大潰僵尸相屬乘勝蹙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死之收其金寶撫乂其民列衛布守諸郡皆納款惟大理不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關險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策馬亂流攻關關不守至城前後受敵擒世拔其城會川永昌皆平問使下車里下緬不泱十辰雲南底平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虜兵二十餘萬圍雲南四十餘日王以鐵師萬人馳救之虜聞拔營夜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焉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思綸發以三十萬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軍三萬禦之期日合戰至期分軍爲三蠻以象乘高撞我右軍右軍少卻王下令曰卻者斬左軍與之麀中軍右軍夾攻之聲震山谷蠻酋刀斯郎斃於象

蠻師大奔。斬首無算。俘萬餘人。盡獲其軍實。思綸發。遂降。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半矣。又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錫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繒綵以萬計。尋還鎮。上慰曰。爾在雲南。朕無南顧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阿資僅免。有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某爲平羌將軍。代統其兵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伯。八伯來貢。八月。錫土田。明年夏六月某日。王立廳事。忽仆於地。侍者扶入曰。我中風。不能起。受皇上厚恩。不能報矣。遂薨。時年四十又八。軍民罷市巷哭。訃聞。上哭之慟。輟朝制。文遣禮部往祭。命其子椿以喪歸葬。發軍護送。所至百司祭於道。十月戊午。王喪至自雲南。上遣中使往祭。明日。追封黔寧王。諡昭靖。賜葬於江寧長泰鄉觀音山。時某年某月某日也。敕百官郊送。比葬。上諭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部府諸司祭者一。曾祖考某。祖考某。父某。並追封黔寧王。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並追封黔寧王夫人。明年。塑像功臣廟。敕太常祀以太牢。凡葬資皆給所司。不煩其家。雲南民夷請立廟。守臣以聞。制曰。可。初。娶馮氏。故追封穎國公國用之女。先王卒。追封黔寧王夫人。再娶耿氏。故贈長興侯某之女。子男五人。曰椿。馮夫人出也。上賜以名。由後軍都督僉事襲爵西平侯。今鎮雲南。孝友忠勤。民夷悅附。以兵梟越叛。阿資威震諸夷。可謂能繼王之志矣。曰某。耿夫人出也。僉後軍都督府事。曰昌。曰景。曰昂。側室出也。女四人。孫女二人。夫天地之道。尚孝而右忠。帝王之政。褒德而顯功。王在鎮之二年。中宮王后薨。水漿不入口三日。斬衰哀臨終喪。三年。皇太子薨。喪毀逾禮。因以成疾。孝足稱矣。初。莅督府。以大學有正心之要。綱目得春秋之旨。太極圖明天人之道。出師陳情表著忠孝之實。終身披誦不輟。家事治而事上必本於忠勤。在鎮之日。侍衛不過數十人。德可徵矣。其馭軍也。敵攻無堅。城守必飭。

從征討則效忠獻謀。舉旗斬將。及爲戎首。則神機橫發。出奇制勝。功出漏刻。有古良將風。功可尙矣。其爲理也。弘毅寬裕。招納賢士。長駕遠馭。恩威兼下。墾田至五十七萬畝。而軍實充。連歲用師。小大戰至數十餘。而軍士豫附。忠可見矣。嗟乎。忠孝昭於身。天下仰其光。功德著於時。天下被其澤。王之事上有子道焉。有臣道焉。上之撫王。有君道焉。有父道焉。非他人之爲君臣者並也。其生榮死哀宜矣。銘曰。

聖皇啓運。受命自天。王氣浮淮。有開必先。暨暨將臣。天挺神武。鼓盪風雲。闔闢寰宇。五神闡珍。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搃其吭。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皇猷。我儀圖之。載敷恩澤。西涉渭源。載敷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昉。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夷。日月出矣。燭火何施。天兵一麾。仆山摧壑。封其鯨鯢。以示大僂。額頷其城。大纛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布德施威。一紀是釐。習爽闇昧。莫不惠來。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黃金大帶。龜判琮璧。鈞天無人。陟帝左右。帝曰嘻哉。朕心曷究。追王黔寧。錫兆京畿。以享以祀。以介繁禧。推尊王爵。上及三世。澤逮漏泉。無幽不屆。子孫繩繩。世有封爵。允忠允孝。以永天祿。觀山之原。神道有門。刻銘貞石。以勒殊勳。

明文在卷七十三

神道碑

周恭肅公神道碑銘

夏言

聖天子勵精圖治。思得篤業大臣。以位冢宰。以摠百揆。而左都御史白川周公。爲衆所推。實充其任。公益矢心畢力。精別淑慝。以仰稱德意。士論翕然歸之。未半載而疾作。薨於位。訃聞。上爲嗟悼不已。詔所司給傳舟備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制得樹碑神道。而公之子都事國南。於是以文請。予與公同朝。雅重公。其奚可辭。按公姓周氏。諱用字行之。別號白川。世爲蘇之吳江人。始祖俊德。在元贅張院判氏。凡三傳至瑄。讓外家業。復歸於周。實公之祖也。生子昂。以孝義重於鄉。娶於計。是生公。公生穎敏不凡。尤刻苦力學。弘治辛酉。以書經魁鄉榜。明年壬戌。登進士。筮仕行人。奉使楚藩。諸所餽遺。率卻不受。衆占公有遠器。三載。改除南京兵科給事中。時武廟以西僧言。遣使往迎。其所謂法王者。及中貴用事。擅黜陟權。九卿科道多不由銓部。又有中貴鎮守江西。非法置人於死。莫敢誰何。公獨前後抗疏。力詆其辜。天下快之。然銜者衆矣。陞廣東左參議。值番禺盜起。公設策征勦。擒斬九百餘人。平十有八寨。同事者或欲張大己功。恣意誅戮。公覈其可疑者。悉縱之。或以所斬獲少。懼且得罪。公捐己級與之。藉得免。捷聞於朝。竟以銜者當路。沒公功不賞。公亦不言也。迨嘉靖改元。詔擢用天下賢臣。公於是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於臨清。恩威並著。盜用斂跡。陞福建按察使。推鞠詳慎。小大必以情。獄無停囚。咸稱神明。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道殍

相藉公職當清戎乃毅然白於巡撫以賑飢爲己任躬循鄉落間廉其狀復經畫銀米戶爲之給所全活甚衆公車所止甘雨輒注歲於是大稔寮佐以病廢職訟獄繁積公代爲分守卽時剖決盡釋其所繫民用太和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軍務有巨盜負險爲患久不能下公密召其黨諭以利害結以信義而授之成算竟斬首以獻不煩寸兵贛豪室多隱其田稅顧貽之貧者致相竄亡公命履畝覈之革其弊而流亡以復初設稿廠榷商稅以給軍餉旣而稅過重商苦之不復繇公爲劑量著之令商復樂趨而公用以裕召還理院事尋陞吏部侍郎凡四掌院事以尙書嫁禍故左遷南京刑部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疏乞起廢其所推荐皆海內人望也兼操江兵卒平太倉海寇公與有功焉陞南京工部尙書立準式平物直貪商汚吏莫能爲奸慈聖太后梓宮祔葬顯陵道江淮公治巨艦以奉安之若履平地大慰聖天子孝思改南京刑部尙書九廟災坐自劾免家食者凡十年撫按交章論荐起爲工部尙書督理河政疏乞脩溝洫以防河決凡五事皆見施行改督漕運復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歲當考察京朝官公合諸御史所論而詳稽其賢否雖至親不爲少庇天下咸服其公九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吏部尙書缺上特以命公公謂集衆思廣衆益在臣職當爾況黜陟大務顧自怙其識乎凡部中事悉虛心訪諸寮佐以務盡天下之情唯勤唯慎殫夙夜不懈卒以過勞成疾疾且革猶以天下述職朝廷重典日取羣吏功過手自籍記以付諸卿貳靡不允當事甫竣而公薨矣實嘉靖丁未正月十九日也傷哉公性至孝友童子時嘗割股以療親疾人無知者遭親喪哀毀骨立茹蔬寢苦終三年不變恆以仕宦不及歛親喪藉弟克慎大事待之甚厚有妹適陸氏年十九而寡苦節餘三十年公敬愛終其身平居簡靜寡慾食無重味歛

歷中外且四十年。罕以家累自隨。人無敢餽遺。亦不敢干以私。其死也。至不能備棺。直治家嚴毅。有則每訓諸子。讀書明理。務爲善人君子。與人言懇懇。由衷聞者感化。與卿貳永訣。猶覺。覺以天下要務爲言。且呼國南。囑曰。爾慎弗及他事。其忠慎至死不渝。如此。大父。父皆以公貴。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母及配施氏。俱贈夫人。子男四。長卽國南。都事。公廕也。次兆南。武南。乾南。孫男女十。壽七十有二。卜以戊申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澄源鄉西亢之原。嗚呼。公以清修之操。剛敏之才。弘遠之識。爲聖天子眷知。特隆簡任。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天下賢才。亦且訢訢然倚公爲重。天不憖遺。遽奪之算。傷哉。曩公爲廣東參議時。邵憲張公總督兩廣。疏荐公自代。且謂公文武兼資。當不在先臣韓雍下。蓋公之望重於天下久矣。考之謚法。執事堅固曰恭。尊賢讓善曰恭。執心決斷曰肅。正己攝下曰肅。公諡其稱矣乎。爲之銘曰。吳山之陽。震澤之濱。元氣攸會。生公不羣。鍾靈擢秀。揚英吐芬。諫垣抗疏。直氣干雲。旣司藩臬。削乎巨寇。首功不伐。以讓寮友。才優聽斷。仁弘賑救。隨車甘雨。感通非偶。握銓總憲。敬歷兩京。持廉秉公。赫赫厥聲。天子曰都。咨是老成。魏魏冢宰。倚畀匪輕。公帥百僚。鞠躬盡瘁。剗剔奸蠹。明揚士類。歲當述職。大計其治。夙興夜寐。以死勤事。自公之薨。邦失典型。聖主震悼。日月爲暝。詔隆卹典。稽實易名。君仁臣敬。千載崢嶸。西亢之原。佳城鬱然。韜爾白壁。還歸其全。穹碑樹德。一方巨瞻。佑爾後人。於千萬年。

少保戶部尙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於饒州。曾祖復。祖希政。元末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爲湘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

卽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得母夫人歡心。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戶部四川司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爲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尙書。授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西虜。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修舉。京師肅然。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命侍。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尙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敕嘉獎。有涇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爲資政大夫。戶部尙書。祖妣爲夫人。封母爲太夫人。重修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修。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表裏。北京宮殿成。奉敕召仁宗皇帝及今上於南京。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西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仁宗皇帝嗣位。卽日復公。

戶部尙書公以母喪未終辭。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尙書，賜玉帶。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尙書二職如故。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尙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盡。修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仁宗皇帝崩時，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卽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人所預定。上旣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孜孜惟謹，寵賚日盛。修仁宗皇帝實錄，仍爲監修。庶人高煦反，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襲公之德云。明年扈從巡邊，旣還，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敕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旦入謝，莫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尙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賜諡忠靖，賻鈔萬緡。敕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瑄爲尙書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巷氓，亦有歎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旣貴，九韶陞教國子，月恆分之祿。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賙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澗深，閔靡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汚可浣，何

懼爲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爲善人長者。喜爲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爲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玳瑁。女一。嫁虞瑀。玳瑁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子。子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爲子道其平生。子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沂夏厥初。以國爲氏。衍於會稽。縣縣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暨唐中和。復徙於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續。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徒屬。暨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蹈。參決大議。洵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截焉弗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祇事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鳥几几。國有老成。堂有柱石。胡不愍遺。當宁興惻。旣榮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彭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氏。世爲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實。愜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焚劫。爲鄉里害。秀實卽圖上其事於官。捕斬之。時稱爲葉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參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

游邑庠。遂駸駸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北狩。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卽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旣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旣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立於事功。恥無不雪。讎無不復矣。今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卽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飢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爲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於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尙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西虜南蠻爲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游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於

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民生。禦外患爲主。其有裨於時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旣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喫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畊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津關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人。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聽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保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旣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於邊。襄恤已徃賢臣。爲方來勸。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飢。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旣還。復命賑

濟京民之飢者全活甚衆。八年西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畊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焉。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諡爲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邑之積善鄉。濫瀆之原。公爲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尙名節。言動思跂古人。居家悃孝友。莅官清慎勤恪。施設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尙書耿清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一許夏景澄。一尙幼。公之卒也。晨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旣又狀公行畀晨。晨奉以徵于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言。幸勿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以請。因摭狀言著其槩。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尙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文叵傳。文或工矣。政譽弗宣。達觀於世。百廢一全。而公兼之。寧不爲賢。惟公問學。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堅。清文達識。自視無前。檢身約己。猶恐或愆。

敷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實勤拳。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浹於民。威行於邊。緬懷鄉袞。我其隨肩。謀謨事業。期著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邁。位不滿德。繫命於天。墓門有碑。德烈是鐫。於乎文莊。百世不諼。

明文在卷七十四

墓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卽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聖化。思覩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以乂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天子執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暨於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跼而履。惟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闕下。以達其誠。上曰。嘻。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讐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藿然而實。異禽踰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聖人。德教流溢於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爲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覲。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於華蓋殿。旣連宴於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子內館。罷宴。敕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於所舍。中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覩天子聲光。卽死無憾。

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爲胡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卽不起。其以兒入拜謝天子。誓世世無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敕有司治喪具。厚恤典。賜諡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歿有遺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夫是月庚寅。以禮葬王於安德門外之石子岡。敕爲文誌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黑微喏那沙那那萬喏邪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於王墓。寘守墳者三戶。敕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文。皇臣廣仰惟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於庭。歲以萬數。淳泥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爲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爲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猗歟淳泥。邈處炎徼。感化來歸。風騰雲趨。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抃姓姓。踞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天子之祐。戴天履地。疇此幪幪。翹首大明。遙來獻誠。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

靈發其藏。不愛而出。荏苒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實其蕢。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翼翼。亦踰以舞。國黃耆曰。聖化所漸。臣國雖邊。臣心仰瞻。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期月。疾忽及之。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遭瘡。死有弗忘。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逸。西南諸蕃。靡不王。匹生者誠款。歿有諡銘。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生靈。其永無斁。王雖不歸。王聞孔彰。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王處士墓碑

方孝孺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遷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嘗遇火。父年九十。臥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早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羣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取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壘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於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

皓昂。昶昱。普。距。睽。曠。皖。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謂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於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沈學士墓碑

楊士奇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嘗爲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爲諍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卽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人。率於公交。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爲弟子師。且莫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尙書江陵楊公爲編修。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敕。曠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爲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諸貞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閒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

於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爲文章尙興致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子誥歸焚黃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爲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閒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雜列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弈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滇南橐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橐藏於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人陸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蓋哭之慟於是粲及藻求予表墓予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爲之表

文橘庵墓碑

王守仁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庵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

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則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棊棠東集槭，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庵。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口者，爲之行狀甚悉。

節庵方公墓碑

王守仁

蘇之崑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以賑飢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畊，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脩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

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脩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土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脩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至於庶人在官者。亦有脩治之責焉。其祿足以代耕。斯亦農之流亞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敍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嚶龍。商周之代。伊尹畊於莘野。傅說版築於巖膠。高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可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驚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祔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庵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封兵部主事王公墓碑

茅坤

嗚呼。西隴之原。望之鬱然。松楸其間者。蓋敕封兵部武庫主事質齋王公所卜。而手封其配徐孺人之藏者也。又十二年。萬歷丁丑。武庫公歿。其子永州太守倬。起封合葬。又八年。而太守由廬州徙爲山東按察司副使。移書屬予表其墓。先是隆慶己巳。南粵曾一本。猝起海上。穆皇帝詔司馬劉公燾出填之。令公推擇尙書郎夙負材望者。以自副。公徧推擇尙書郎。無如武庫君。疏請與俱。予故奇君。閒過候君。不遇。

其父質齋公。斂衣布冠。躡履前迎。載酒飲予於雁湖之上。檻以外煙波萬頃。公築室而俯之。左圖右史。嘉樹名花。爛然繡錯。與鳧鴨鵝鸕荷芰莎芷相掩映。或謂輞川不過也。閒與之口畫當世。公爲膝席而譚。沛然懸河之注。一一中名實也。予故并奇公。遂交於公父子閒。當是時。武庫君特憐公髮且皓。不能無濡忍。婉變之色。公獨趣囊裝。且出詩五章及所爲書數百言視予。大較並蒐乘選將虞險料敵之旨。且賈勇武庫君。而以震盪戎行者也。已而粵州羣兇次第縛。司馬劉公露布以聞。中外士共嘉武庫君多帷畫。且以併推公焉。嗟乎。抑亦奇矣。公少以高才生。善文章。名州郡閒。生不及掇一第。以自顯。出所抱遺蘊。口授武庫君。君乃第而公與孺人拜天子璽書之封如制。武庫君卒。席公所教。以顯功名於時。世之縉紳。大較覽諸海。不敢不本之河矣。按狀。公名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事父孝。與兄弟弟。其脫身出館。徐孺人家也。一切故業。並以遺伯兄某。而姻黨以下。孤且寡者。公攝之。閭里之流亡不支及鬪。且訟者。公往往濡沫而批解之。公與孺人少以貧。煢煢然色將內外。父與母已而褒封。或及分祿矣。然終其身。飯脫粟衣。大練衣。蕭然如故書生時。足不蹈城市。郡二千石。數禮聘。而賓飲之於學宮。公亦輒辭。避不出。獨與里中善詩歌者爲社。遊雁湖上。因自呼曰雁湖釣叟。閒嘗揭其廬曰。敝廬庇風雨。居之自安。薄田膳饘粥。用之不盡。茲固公所自好也。遠近聞之。稱爲實錄。於此可覘公澹漠之風。於漢陳太邱郭有道無相遠已。假令古昔盛王之世。公故當以鄉三物而賓興之。卽漢以下。猶或如州郡所歲舉孝悌明經及他篤行者以聞。然皆不以及。而僅以其子之顯也。爵而列之。而不得以尺寸聲施。惜哉。雖然。其生也。如古鄉先生。其歿也。固當祀之社。而蘋蘩不廢。予故謹表之。以爲閭里勸。

明文在卷七十五

墓表

故章府君墓版文

宋 濂

章府君姓也。遇孫名也。宗覲字也。浦城西邨。康州刺史。及自南安來遷也。今居龍泉。康州五世孫都官郎中重。再遷也。又十一世至煥文。三遷縣西之錦川也。煥文生斯立。斯立生格。皆潛耀巖穴。而善利覃於鄉邦。此府君曾祖祖父也。當唐之季。遠祖仔鈞受唐命。官至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勳名著於一時。其妻越國夫人練氏。懿德陰暢。能全建州一城。生聚生子一十五人。其後多榮號。登進士第者幾百人。若郇國文簡公。得象以清忠致位。台輔若寶文閣待制。衡以文辭卓冠多士。若忠恪公。誼立朝論事。務存大體。若莊簡公。棗建功涇原。而夏童不敢東牧。蓋彰彰者。其他位法從典。大藩者。項背相望。此府君世澤也。持身凝簡。超然百爲之外。而毅肅之氣。洽於倫類。望之如大山中居。莫不尊而仰之。然耿介無阿私。臨事定議。則曰某爲回邪。某爲奢諤。凜凜不少貶。此府君恆性也。凝坐一榻。自明至曠。未嘗去衣冠。發言必思踐。未踐則終日苦思。遑遑不少寧。族姪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弗敢慢。且諄諄然戒曰。惇爾孝弟。引翼爾文學。毋隕乃祖。乃父聲聞。以爲爾家羞。人稔其德。事不得直。亦上謁而求平焉。從容諭之。輒中其肯綮。誓勿煩有司。旱暵疫癘。泣禱於上下神祇。不獲應不止。此府君馴行也。甲子三百六十有六。府君所享年也。至正三年五月六日。歿之年月日也。窆之年月若日。則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縣之西寧鄉。

玉峯山之陽葬之地也。宋兵部架閣張公宏女。府君配也。曰珪曰璋曰御史中丞。溢子男子也。妻。縣人士陳師大者子女子也。曰存仁曰存質曰某元帥存道曰存誠曰存厚曰存禮。孫也。件繫羣行而爲之狀者。青田劉先生基也。撰次其事而樹文於墓門者。溢之同志友宋濂也。銘曰。

維章受氏出自東海。曰齊之姜也。奕葉蟬嫣。施於北南。於燁其光也。玉象降徵。疊笏成陵。爛然有章也。府君承之。凝簡而昭。淵愨以莊也。左矩右繩。周旋敕慎。納於危防也。不詭而隨。不肆而叩。不虜而涼也。含真葆熙。脗合至玄。莫吐耀芒也。何以媿之。龍劍在禕。神珠韞房也。苟鬯所施。物罔非吉。胡斂不張也。有子繼志。曰隱曰顯。各惟其常也。棲心奧區。三秀孕奇。或發休祥也。執法中司。白簡巖巖。凜爲飛霜也。玉峯之阡。沖和固結。其氣靈長也。太史勒銘。鐫諸樂石。百世而弗忘也。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宋 濂

浦江義門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承德珪之曾孫。東塾處士文嗣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於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柏墓之原。其子挺桷與其孫炯勳。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濂乃爲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鹽細務。一一鈎校。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一本諸誠。無纖毫人僞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卒皆信服。呼之爲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岳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爲從事。辭不爲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曾。循蹈規矩。晝夜兢兢。自惕也。買田以祭。巖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

勿質鬻之也。合鑿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危復安也。羣從同樂。熙熙然如春風和氣。襲人見者革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己。誓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姻家析貲。陳之以秉彜。不以己之親疏爲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歛其租入。逮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之林。僮往禦之。反爲盜所毆。僮妻往護之。失足墜塹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構積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爲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能通詩書。爲一家女師。是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兄弟爲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彝倫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爲之涕泗洑瀾。非仁人也。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處士諱洧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於太史潛溪公。劬躬勤志。痛自繩斲。籠雞臥榻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誠篤恭順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蒞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連於牒。當就逮京師。處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喪歸。不惟其家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

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有淑德。賢行。子男二人。櫟。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煒。烝。耿。焄。焞。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諡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予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予最厚。柏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事變。隕身於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至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於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黃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黃灣馬公之旣歿也。其孤葬於其鄉菩提山長生嶺之原。後十有二年。值大明更化。徙郡縣巨姓。居於中州。馬氏亦徙居穎上。又十有二年。其孤自穎奉其母以還。歿於濠上之舟中。含哀茹毒。裹遺骸而南。與公合葬。旣襄事。匍匐走見予。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孤以奔播。故不得請銘於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家爲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矧不肖孤。又辱有一日之雅。寧靳而不爲之執筆乎。予記張氏陷吳門之歲。避地黃灣時。馬公捐世未久。其孤嘗闢館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姪於予授經。予以亂故。爲三年留。故知公爲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章。章者爲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汴人。從宋

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黃灣譜牒散失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爲萬十一宣教父諱君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閒仕爲西路鹽司典史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藉羣鹵丁以事淋熬厲歲大侵羣鹵丁散去其母盡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幼游鄉校以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尙氣里有出己右者則折之以義使自媿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鼓剖羊醢酒日以祛菑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絕而不爲浙俗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因果輪迴之說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收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餘饒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教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纊其子請遺訓又以爲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衰絰亟築館爲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嘗本其意而名之曰誥教可以見其爲人矣公之歿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葬以某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爲婦爲母皆盡其道其歿也年八十有四而祔葬之日則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後公十二年卒女二長適沈某次適董某孫男二人曰綱曰秩皆明經舉進士綱蚤亡秩今爲穎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爲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既廢富而不知教不獨遐陬僻壤爲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與時遇能使

其家轉約爲裕亦易易耳求其有卓然之見不媚鬼不事佛而認認然以教爲事如馬公者蓋亦鮮矣子以其事可以範俗是用揭之於墓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王禕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率直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爲士者怒馬短衣効其語言容飾以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未器別號時齋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爲戶部尙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爲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諱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恣益恣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於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訂較辯疑味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疏矣使更

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爲善者寡矣。禕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祉。乃棄諸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和里之阡。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爲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俗曠。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蕪溪之寇。殷氏杜氏。啖羣兇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耶。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虜。擣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於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於前倉。又破之。賊數

戰不利。明日。迺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於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於占田。元祚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鬪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於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朝廷脩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予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予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於色。爲予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予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爲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賤。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士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爲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貨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旣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卽裕。次襖。次祐。次禔。予旣多君之義。又愛其之子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明文在卷七十六

墓誌銘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蘇伯衡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爲所用則爲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參軍鎮括將進公於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暘一出足爲天下重雖強顏從參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肯爲不忠孝人耶仲淵媿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胄起家爲名進士仕州縣爲良吏師學爲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衍聖公思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薦於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略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爲錄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吏展轉求賂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

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事實寶公行部洩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爲令於慶元也。會分憲余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自占。卽不實罪及鄰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公自爲書遣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詠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卽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修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瓦。爲間四十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視縣西鄙小民六十餘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強委劑而發其廩以去。富民忿之。訴公以爲強劫。公惻然曰。彼艱食糞。活性命乃爾。情可矜。特杖其首事者遣之去。富民感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安。急於仕者。率縛平民徼賞典。公曰。軍功與民命孰重。輒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矯以爲異。不比以爲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雖族姪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爲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解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於職方。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羈孤無儔。卻掃一室。名曰潔庵。情有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見曾大父於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度宗幸學。循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陞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曰士璘。元永嘉縣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曰災。用翰林鄭公陶

孫薦。歷永新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簿。慶元會稽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嫡也。諱暘。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九日。母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澹齋先生善勝之女。娶王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肇輿。子男五人。諤。說。詳。訓。王。出也。誌。側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宏。寔。遂。瑩。女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愉。餘未行。平生所爲詩文總十二卷。曰潔庵集。藏於家。諤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於肇輿。屬其門人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爲狀來請銘。伯衡晚陋。不足以知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寧不尙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宣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迺旅俊造。迺充國賓。迺綰章綬。有社有民。敏於爲政。一本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濱。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詔。使者在門。引疾堅臥。耳若不聞。所執者節。匪潔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肇輿之原。歸然邱墳。勒銘於石。千載弗諼。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伯衡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跟以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皆而爲盜者。十六七。浙東道宣慰使恩寧普來鎮溫。求可屬任者。僉薦公。可宣慰問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鹽司令。龍江書院。邇其治所。久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聖。立勸竈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告成。亭民項德兄弟。積爲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輒遭反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

俗歲正月千百爲曹。聚東郊擲石。謂之禳祈。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能禁。其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甫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卽周司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丞鐵里帖本兒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爲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弑世顯。其所任治兵於平陽瑞安者亦戕於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兵食不足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糧賑飢民。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爲暫。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爲兵。而訓練焉。民旣用命。軍實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馘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應。俄大閩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徇。而申明紀律。遂移屯逕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駭亂。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於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酋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逕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聚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仲卿者卽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爾盡乃已。仲卿又

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陸浙東道副元帥。總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酋吳天雷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下瑞安諸砦。而歸其民。黃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悌五遁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於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悌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衝其衝突。吳悌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雍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吳悌五并三懷酋鄭子敬。送於閩省誅之。經略使在閩。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於畊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治之修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革蠹弊。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與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行宮。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教條。外而修職貢。使者咸出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廩無餘粟。庚子夏。聞京師旱。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温州路總管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不爲之下。而明善忤公。屢軋以舟師。公屢卻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況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爲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謁。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

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沒人斷其碇纜。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興童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珍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爲下詔讓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珍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啗公帳下林瀄以厚利。使爲應。三郡兵攻其外。瀄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慢罵明善。遂遇害。劄其皮焉。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縋以石而沈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臺貴臣皆聽我命。公獨敢我抗。豪桀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爲參政。我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珍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於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塔顧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轟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諡康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妣游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塔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於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爲辭。乃爲絃而銘之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憝氏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瘁。頭箕會斂。擢筋監髓。眷茲平陽。於方咫尺。虐燄炎炎。何以不及。文武周公。猷猷克壯。天矜於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寇橫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竄西匿。寢食不遑。矧暇畊織。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藝黍稷。我種桑麻。相時倉廩。枵然空虛。謂公蹶蹶。公則舒舒。征從其薄。刑用其輕。追還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治之所。棟宇渠渠。憂彼水旱。爲民之病。以畚以鍤。河渠攸濬。虞彼潮汐。爲民之患。迺疆迺理。作之畔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公構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不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曰不顯。終古有耀。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焉。蓋自厚齋尙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嘗讀臨濠教諭鄭眞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鑿鑿可考。遂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陸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於今。而信於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仍授狀并書於使者。來中都爲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絰中。不得匍匐走謁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尙書公亦有光焉。予辭不獲。遂次第而爲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瑯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渡。始家於鄞。曾祖搆。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尙書。號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郎。黃文獻公爲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

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僉判叔蘇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因就見焉。元延祐初制科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源委。久益充積。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胄譜牒鄉里多咨問之。袁文靖公桷自翰林居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以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涪熙諸老。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爲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靖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古有編年司馬氏爲紀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敘事貴詳。不爲煩脩。詞有要不爲簡。彼謏聞寡見。雜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靖大喜。復閱其文。作而歎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嘗爲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說。抑揚反復。聞者竦然。嘗三試不偶。卽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爲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會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牟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爲己之學也。迺就職。塗田沙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盈考。宣尉司板授象山教諭。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卽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

上卽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爲儒學副提舉。皆不起。旣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尙書富於著述。玉海最爲詳洽。未脫橐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請於闡帥。餼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靖公所撰四明志。或有譏於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爲成續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爲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盛。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爲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爲是非。送死厚於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疊疊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爲釐正。尤極論奉化陳經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橐三十卷。藏於家。戒其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隲。隲爲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早卒。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戎某。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於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尙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袁楊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於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徙於鄞。繇儒起家。逮尙書公。耀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爲異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於後。遺編佚藁。旣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實惟尊。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鍵。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旣不偶。宜退奚久。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慨彼里豪。貪縱鴟張。盈必易覆。煙消雨茫。惟吾遂初。初豈不善。年踰七秩。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明文在卷七十七

墓誌銘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尙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諡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翊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尙書兼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於正寢。有司以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諡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朝廷於其生。加以穹秩。於其休。褒以璽書。於其歿。優以卹典。且有象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聆先生一日之教。茲墓中誌銘。敢以爲託。乃誌曰。公諱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冊。可考。高祖諱社。元至正末。用薦者起爲承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吳氏。祖諱杜壽。國朝洪武中。謫居河閒。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尙書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虜酋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鏜。援虜引去。景泰紀元。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卻之。歸陞左給事中。

辛未九月。英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尙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泰帝隆孝友之實行。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奏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今故加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公爲太僕卿。遼東巡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賜敕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建州虜酋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修成。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字來。聚衆欲入寇。公自率師巡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深。因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閒。今上皇帝卽位。起復公於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尙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於大壩。將士依公方略。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

圍之月餘。賊死洞中。梟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於賊者。還師撲之。未及載。都督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薦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爲宜。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循舊典。可書者尙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公志。賜敕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於家之語。明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三。葬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卽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爲時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子凌雲漢。孫男三。璵。圻。塏。女三。俱幼。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爲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畊。以養。居憂廬墓側。有產芝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拔。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爲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爲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闕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

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耶。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藏於家。銘曰。

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第高登。位祿馴致。兵刑聿司。留後是寄。果哉襄毅。衆方焚焚。我獨易易。不數言閒。能決大議。偉哉襄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虜。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始令終。聖恩特異。歸於南山。垂休千祀。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雁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卽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及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陛下拳拳於天。畏畏鬼神。治

民治強暴。當思畏民者畏天之本。而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煩。太煩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誠正。公素與兵部尙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卓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卽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

而造詣深焉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時朝廷詔敕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祕未發。明年册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緝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吐興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上前。率引爲已過。明於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

之臣亦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僧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矣。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可。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榘楠百尋。其寸之蝨。寧見揭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遺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尙有光華。天漢之淡。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七十八

墓誌銘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李東陽

公諱弘泰。字以和。爲宣聖六十一代孫。自國初衍聖公希學傳三世至彥縉。公祖也。考承慶未封而卒。贈衍聖公。二子長弘緒。字以敬。襲爵十有六年。公實代襲。越三十有四年而卒。公生七月喪父。六歲喪祖。賴母王太夫人鞠成之。成化庚寅始襲封。憲宗皇帝賜第京師。命齒國學。嘗見公所服玉帶。遣人問焉。公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許之。再值郊祀。分獻內壇。皆出親定。壬辰辭歸。上若曰。卿其進學。循禮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懷。丙申給誥命。有司以二品例授犀軸。公言舊典以玉軸爲異。乃改授之。丁酉誥加廟祭禮樂。公率族人奉表入謝。先世有遺田百餘年。來散業他姓者過半。至是皆贖歸之。以贍羣族。己亥。祖廟爲雨水所壞。公請命有司修葺。完麗如故。每歲萬壽聖節。奉表獻馬賀於廷。辛丑。居母憂。賜喪祭。皆如例。丁未。入臨憲宗大喪。今上登極。以弘治戊申入賀。上視學。命分獻兗國公。賜坐彝倫堂。退率三氏子孫表謝。復賜宴禮部。及襲衣冠帶。躬畊籍田。亦預宴焉。以敬章服家居。友愛交洽。歲時游宴。相酬倡。或夜分忘倦。四方大夫士至者。禮接不少衰。己未。公來朝。聞祖廟災。亟歸齋哭。如居喪。引咎自責。居鬱鬱不樂。庚申。力疾而朝。辛酉。上疏乞休致。上若曰。卿其善自調攝。以奉聖祀。所請弗許。時復有脩廟之役。公協相規畫。勞動甚殷。凡再越歲。弗克躬覲。事病旣革。執兄子聞韶手。若有所屬者。蓋公之封也。廷議

以爲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按宋故事。俟公之後。仍歸其兄之子。公母遺命亦以是。公及見聞詔之成。其乞休時。嘗具名以請。故至是猶惓惓云爾。訃聞。上特遣行人諭祭者五。有司給棺槨。工部官屬治葬事。以某月某日窆焉。公美丰儀。善論議。每評隲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俾有職務。將無不可爲者。而靜處優逸。無由自見。然承奉宗祀。脩治林墓。綜制家政。其在孔氏有勞績焉。若孝友無閒之心。剛毅不屈之氣。榮名令聞。偉然著於人人。其在天下。亦不可泯也。嘗卽魯泮池遺址。築東莊別墅。因以自號。有東莊橐藏於家。公生景泰庚午四月二十七日。卒於癸亥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娶護衛千戶永之女。封公夫人。子一曰聞詩。三氏學生。女一。子與公內交久。公以兄命爲聞。詔議婚於子。禮成之三年。聞詔始嗣。封爵。則以父命奉狀請銘公墓。嗚呼。子乃遽爲公銘耶。銘曰。

孔裔周啓。爵以代崇。六十一傳。兄弟迭封。公繼兄爵。在先帝世。歷春建秋。三十有四。入主宗壘。俎豆載虔。出奉朝獻。禮儀孔閑。時斯歲斯。我職在茲。我有餘力。而弗外施。功名始終。天所優假。我所弗預。疇其望者。有命自君。公荷弗墮。有身自親。公全厥歸。維兄有子。維祖有祀。公所無憾。庶其在此。孔林北西。公有世墓。曷其耐之。乃祖乃父。公居在東。公自爲宗。公子公孫。其來無窮。

行人羅君墓誌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壩濱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尹於子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我二子徵狀。元劉先生文。以

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也？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勉。期予讀之，竟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棄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墉，素定於死，其於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乎，此如墉之志也。言猶在耳，予敢辭乎？如墉字本崇，別號竹峯。世家廬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瀘州同知。曾祖伯剛，元鄉貢士。祖彥，偲父。惟最皆績學。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禮記，垂成乃歎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究兩經。鄉大。家交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予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閒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以文，或歌以詩，輿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返。然皆有法度，而宿於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六。兩娶皆郭氏。子男三人，長卽鑑。次某，俱繼室出。某遺腹生也。諸孤以某年月日立木主，葬公於某山之原。於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君之能致其死，愧爲人臣矣。銘曰：——

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遇而安。奚必首邱。亦有歸時。茲爲幽宅。人感其義。過焉必式。

前秦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梁 潛

秦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者。辟爲掾京口。及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款。侯預有力其間。遂從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剷革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秦和州。龍陽老穉。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秦和前州守卽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措。訴於侯。侯爲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以丁祖母憂。赴闕陞辭。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律成。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嘉定未幾。起復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註誤。方逮繫。聞得疾。飲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爲詩壁間。以慨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子存誠。殯於都南門外三里店。侯諱某。生元某年某月某日。沒今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子四人。長卽存誠。次存仁。爲河南偃師縣令。以沒。次存義。存信。存誠。今居嘉定。存義。存信。從侯於廣。遂留家焉。侯性

澹泊不尙侈靡。所居廨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旣明。而賞罰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爲祠立石。以頌其德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彙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諗知天命。攀附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於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瓊州守王君伯貞。往來廣海間。得侯二子訪之。又素知侯之惠愛。不忍其泯也。爲序其事。以屬潛爲之銘。潛與王君皆泰和人也。乃著其事之大槩。吳侯安慶人。爲殿中侍御史。以歿。其後無聞焉。銘曰。

民歷草竊窮奸。偷及茲弭寧。誇相讎。大吞小噬。病曷瘳。正躬惠民。邦兩侯。後先敷政。何優游。隱絀舒伸。暴帖柔回。迺海沮。嗟相羞。嗟哉我侯。古罕儔。衣被龍光。壯謀猷。澤流盈溢。爵未優。身永逝矣。名無休。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宋 濂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珍最先還。而濂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常夜坐。月白。俟公熟寢。輒攜手出步月下。時皆少年。不涉事。競跳踉。偃仆爲嬉戲。或相訾警。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樸。鷺易悔。不敢時相逐。爲驢。彥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彥昭顛目穹鼻。鬚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至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珍受太師德王薦。爲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

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
彥珍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而未死者惟濂與仲舒耳浚常彥珍之墓濂常爲之銘
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恃耶雖然不敢辭也
彥昭姓宣氏岳其諱也世爲浦江人生長富家別無嗜好惟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償亦不靳入仕
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於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
畝之園爲世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爲謝彥昭叱去曰
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
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耳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潢成幘人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爲獻
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箠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
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箠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
彥昭杖民令買箠償軍其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
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
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瞑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耶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
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岳連帥欲爲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
不可爲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
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醞藉爲多士之冠彥昭與共論上下三千年治亂

至抵几太息。間操觚成詩。酬答不已。襟懷沖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醜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氓田氓。搗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爲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卽騏。次駟。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濂重以仲舒之意。謹爲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養。胡軋之而使屯耶。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耶。百齡幾何。孰爲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耶。墓草荒涼。青而復黃。寧不使予感舊而神傷。涕淚而沾巾耶。

宋仲珩壙誌銘

方孝孺

璫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澹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官五禮。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日時。加已姪姓。迎喪友。經紀明葬。浦陽江東鄙。耐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擇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於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歿。其季愨庵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修行。或摛文決科。皆卓然自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類饋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雪之積而蚊之啣膚也。年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愨庵受蔡氏尙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爭致先生於師席。遂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歎曰。明經豈專爲決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刮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耶。其爲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弟瓊。瑤。玠。庶母讒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靳色。及父歿。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己出。不取於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摭他事訟兄。釀致其罪。先生阻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

卽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宗祖乎。況若子孫相讎。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爲。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爲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未疾所纏。未嘗咨嗟。胸中曠然。惟誨人以善。日益慊慊。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其子。旣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爲文字飲。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奉柩以是月甲子。祔葬於上虞建隆嶼。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先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卽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卽先卒者。孫一人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理。大抵由黷庵以泝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爲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爲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爲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奧義。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所志。斯邈而亨。最美於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智。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

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畊。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隣。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旣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祖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雨之會。固將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永臧。

徐昌國墓誌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旣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颺颺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稂。芝榮不踰旬。蔓草薤而益繁。鳴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

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祕。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墮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寒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予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祕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於宅於埃壘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祕。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國昌

名楨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邱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明文在卷七十九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鈎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間。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爲要渺浮闊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四金。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屬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閔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秦州。守禦所。故君爲秦州人。林氏自徙秦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貫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寐。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

其意向。臧否人物。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及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於崖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蒸蒸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愷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閒。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

尙書黜之。秦君鄉也。尙書趨起曰：某未有効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具白尙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秦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旣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砥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旣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豔。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王千戶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觴。天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歲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漓於多歧。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生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佛老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名。而畏其影。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與。先生少嘗刻鏤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効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

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憚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蹇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濯氣清。行己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絺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歎焉。其猶龍乎。焚焚末學。枝葉日繁。豈不堯然而撥其根。維聃以生。實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

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尙何存。

張運使墓誌銘

唐順之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誦。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卽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徒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旣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贖之二十金。公謝卻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納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郵。郵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郵之出。惟郵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峒。頑曠不可羈縻。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黷貨。大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鈴束貴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

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闈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經經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弈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鎰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事評螾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不仕。而公父禮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啓公配過華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之俗尙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

世下而趨。純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闈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骯髒獨信。遂與世屯。既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概。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爲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後進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墨夫。

訓導殷翁墓誌銘

唐順之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璉璉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闕闕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尙以志氣以撐持門戶爲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翁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爲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卽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爲無錫首其後詩學旣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尙書教授於是翁乃別授尙書翁旣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硫黃爇火燃燭至旦爲常旣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爲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尙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媿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爲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爲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爲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爲達官而翁獨遂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爲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科第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爲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旣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爲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旣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

弟環列。或劍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臥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且已。而子且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爲人貌偉少魁岸。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某。所著有龍巖臺藏於家。且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啓先嫡母之兆。合葬於舜柯山祖塋之次。且與予善。故翁之葬也。且來請銘。銘曰。

其爲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旣文且美。謂翁數奇。其偶在此。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歸有光

君諱瓏。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歷五傳而至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甚。稍稍析居。多爲富室。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苛於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尙書龔公弘之女。尙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官以爲尙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斂約。人無知者。嘗至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爲河南葉縣丞。卽引疾謝去。葉縣民爲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顯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

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某月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孫男二。某年日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頽。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庀其牧政。家有牝驥。克奮其武。遂殲文臺。難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

李君墓誌銘

歸有光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畊崑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爲杜氏婿。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修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爲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畊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爲營構。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爲其饒裕得自寬。而莫知其實不紓。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鶩於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爲者。漫焉而無省。敝敝於一生之勤。心疲業廢。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驚病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斲於五十。假令憲卿不第。其寧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成化丙午。其葬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卽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瀝之邱君所止。委趾於後。卽其身。孰生與死。

明文在卷八十

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極。迺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大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雒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甚。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黜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以有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折脛。不少貶。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紱公之將受杖也。或遣之蝮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畏。公笑曰。豈有畏杖楊椒山者。

及繫刑部創甚。吏懼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去，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忠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得失，處利害，輒心悸口噤，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圖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間。張安人所以語公者，與古牛衣之泣，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王仲卿諸人，且猶過之。況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鄒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耶？公死時，應尾尙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相繼獲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旣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

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
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
昔歲甲辰。公領鄉荐。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
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加於人。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
幸聞未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
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狗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
乃定。羣姦澌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王錫爵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岷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
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
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旣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
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
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離之制。及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尙父者也。封
餘姚郡公。諡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諡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
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

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崐山之外陞。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於庭。其光燭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洗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因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巖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蠶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

潛縱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舉公爲方岳。必且叅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脩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維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敕。脩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也。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予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於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

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詣呂律。匪籛匪篋。烝餽有餘。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文在卷八十一

墓誌銘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歛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順書其事來北京。介予鄉人胡思名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敍而銘諸節婦之父曰遷輔。世爲歛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罔有闕遺。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榮爲後。榮在乳哺。撫育盡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惇然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產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歷甲子六百二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歛北新州之青平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長適孫善。古田知縣。次適呂士賢。曾孫三人。長卽順。次堅。次保。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永。曰惠。曰文。曰忠。曰希。曰政。曰淮。曰信。曰杭。曰勝。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

爲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爲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況婦人之修行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其身，始末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月日葬。子爲我誌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啓嘗爲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彈壓官諱時愨之孫女，諱某號俊齋之女。同郡隱君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曹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世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疏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疾卒於邸，有子三人。法孫已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喻法孫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爲灰燼乎？亟往毋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卽帷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葬，毀瘁幾不能爲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彫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尙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毋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母羅氏性素嚴，號

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藥。歿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胤。夫人曰。吾老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於先。夢紫衣人種栗舍垣下。告曰。此萌也。爲他日興植汝門之本。覺旦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旣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栗名。嘗得眩疾。旣間曰。吾度不能久處人間矣。命昇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隙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懸之櫬。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椒酒。夫人起居尙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爲壽畢。曰。吾明日逝矣。爲我謝某謝某。翊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足矣。死自我順。汝曹勿號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日也。法孫蚤世。虎孫仕元爲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提領。亦先卒。已孫今名觀。卽公也。仕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不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囊。以光賁於窀穸。又能進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君之嬪。貞以禔身。能教其孤。爲今名臣。卒旣有年。始歸斯阡。時虞未遑。豈曰諛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之藏。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宋 濂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播閱之倦。因默坐木榻上。忽鄭君濤喪冠經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邕。字伯熙。生十九年。卽與濤爲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枋。始三歲。未能勝薦奠。保母

掖至柩前。教之俛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見。亦仰首作嗚嗚聲。濤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也。言訖。泣下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虎林。世有顯人。邕之曾大父天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本。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黃巖場監司令。司令君娶永嘉陳夫人。生二女。伯卽邕。季曰穆。字叔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遂許以邕配濤。以穆配濤之從弟永。後十年。二女實來濤家。去年十月朔。穆旣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邕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凶於濤家者。若是忍也。邕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媼猶未慊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怵怵然。自是遂得驚疾。疾旣劇。會司令君卒黃巖。邕復哭之哀。迨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日使人視枋。惟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嘗一日少懈。濤家義聚九世。族屬之衆。幾二千指。邕壹以禮遇之。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邕今已矣。將以十二月三日。窆於穆之墓北車門塢。濤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銘。使枋粗有知。或謁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生教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邕之事。誠若過矣。世之人。誠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謂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警枋也。銘曰。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是墓者。寧不爲之改容。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王守仁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

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名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茂女。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予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早卒。次卽楷。次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遂虛右而從左。銘曰。

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八十二

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代先大夫作

唐順之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於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於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爲嘉靖丁酉十一月某日始同葬於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於予予有女嫁於賀而汝勉之女又妻於子甥子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況鄉進士姜君爲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事郎諱曷孫賀皆丹陽巨族而楊之族亦望於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於賀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婉克媿厥美蓋若生於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爲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尙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爲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於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汝勉無子爲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旣沒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於己子不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遺之不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旣無子楊有子矣而又天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汝勉子二人楊孺人

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爲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銳。周書皆孫出。而銳者予甥也。其一尙幼。楊出也。爲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王家婦唐孺人墓誌銘

唐順之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予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穎慧。糾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曰。惜女不爲丈夫子。而有懷翁亦爲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爲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爲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僅齒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太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予故爲君置之。旣乃時時爲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擗約於旣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筵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與其聞。是以懋

中每自喜。以爲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中而北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曠矣。索杯羹嘗之。以爲甘也。曰。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攜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顛頓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於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於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於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旣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予爲之銘曰。

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弟婦王氏墓誌銘

唐順之

弟婦姓王氏。尙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予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予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旣嫁而驟見予。儒生家所尙。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裝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辛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

舅稱之曰。予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予妻莊稱之曰。吾孀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姆孀間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姒也。其始歸予弟。三載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卽以後嗣爲急。偶予弟從予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予弟靳靳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予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使其妾。得以時御。而不以己故妨之。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受。其後母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自少知書。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不爲男子。予以爲正。使其爲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媚姑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污其身。可知也。與予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予父宦於外。予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予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又且爲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疏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之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予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予弟能知強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從臾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旣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

及自娠矣。衆且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其姑子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螽斯。誥誥振振。嗟彼淑媛。懼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歸有光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生爲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游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卽往收穫。迨春而回。凡賓祭補紉饋饗。一任其勞。以時節縮。而用其仿。纖麗之服。珍華之飭。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爲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資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爲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策。亦既有成矣。一旦構危疾。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至於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爲櫛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卽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若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卽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夫者。曰。何有何無。匪勉求之。至於旨蓄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嚶嚶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

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良口尙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氏巨族。居差方里。大臚地封。亦以吳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慙自喜。悲彼綸衣。不能爲婢。一世之志。迫於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王守仁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澚。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旣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績麻舂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疏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旣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旣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焉足以疑湛子乎。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旣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焉足以非湛母乎。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

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李東陽

戶部尙書孫君志同之父之喪。予嘗爲作銘。及母錢氏喪。銘弗及備。意有所待也。越十有九年。自述行狀。二千金以請。予讀旣。歎曰。世所述先德。有能詳且實。如是者乎。按錢氏出鎮江丹徒。祖忠諫。戍湖廣。始居安陸。與孫同里。聞父廣於素庵。翁雅厚。遂許聘。其子資政公孟恕。逮事舅姑。並致孝敬。體素弱。始不習勞。聞姑戒。躬率婢使。至窮日夜。舅老病嗽。晨起須茗飲。淑人每夙興製茗。姑喜肉炙。躬執炊爨。暑必近火。自始嫁。至垂老。饗饋如一日。親喪以舅姑在。不敢過哀。私居縞素。定省必易服從事。公性嚴肅。雖細事必稟。而後行。有所怒。則爲寬解。家法不置。乳母生五子六女。皆自抱負。綉綴至得婦。乃已。素好潔。祭饗器必自滌。每澣絺葛。立夏日中。以手熨。俾燥濕得所。用不殄物。衣雖久不垢。敝裁翦。繒錦不遺餘質。積至數千片。輒合補葺。五色間錯。粲然成文。公弟妹七人。處以和嫺。不失辭色。外陸兄弟。孤且貧者。遇之尤厚。以暨諸媼戚。皆然。鄰婦死無棺。假以佳木。鄉黨患難。亦周之。以成公志。公嘗謂曰。吾婚嫁粗畢。夫婦當偕老。悅我得多算。則願分以益汝。無相先後。淑人少公一歲。後一年卒。皆壽六十有一。始封安人。進宜人。贈恭人。淑人至夫人。而公亦加贈如志。同官。資政者尙書階也。戶部以郎中歸省。而公喪在弘治甲寅歲。踰年而夫人亦卒。是爲乙卯正月十有一日。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合葬雞籠山之墓。異棺同槨。乃戶部所親製。

以義起者。蓋於是寡遺憾焉。五子者。戶部名交。以學行致通顯。次弘。胖。求。宜。胖。宜。早卒。女一。壻曰。指揮僉事。胡鎮。孫七。曰。州學生。文煥。曰。元。曰。文獻。曰。文奎。曰。京。曰。文某。曰。文采。女孫四。曾孫一。曾孫女二。嗟夫。女德不外見。若戶部之孝且文。能自紀述。則雖動容跬步之細。皆身教也。由是敍銘之。欲以與父德並傳。顧不可哉。銘曰。

有子如此。無問其母。以柔濟剛。惟嚴之輔。惟德是似。質固其有。有潛弗彰。澤故能久。惟言在口。若書在手。同堂合壙。終獲其所。我銘封君。茲繼其後。

陸孺人梅氏墓誌銘

周用

孺人梅氏諱某。世居吳江之瓢谿。父寬。嘗授以孝經小學。能通其大義。適縣之陸氏良濟。良濟治經藝。爲縣學生。旣而入太學卒業。留孺人以養其父橘莊翁。母張氏。孺人周旋順適。其舅姑若不知其子之不在左右也。良濟之兄有公逋。累歲不能舉。有司逮而繫之獄。或謂孺人曰。伯也。誠得如仲也。某所田鬻而輸之。則可免。蓋賈倍而售易也。孺人曰。田宅凡以與子孫也。乃以與吾舅姑之子。則豈不若與吾之子乎。卽以告良濟曰。業已許之矣。吾固知君不吝也。良濟謁選吏部。授吉水簿。人有訴其妻以竊盜而欲去之者。以其子爲證。良濟疑不署其牒。間以語孺人。孺人曰。直父無母也。直母無父也。爲子不亦難乎。且夫夫以義制子。以恩屬官。以法裁誦。法信恩猶可以訓。若其誣也。人謂我何。良濟乃召其子而問之曰。而母盜而父財。有諸。曰。有之。則又問曰。而父誣而母也。殆無之。曰。無之。乃謂其父曰。是誣也。吾貴汝。吾不忍若母子也。其人乞勿終訟。而以妻子歸。於是吉水人謂陸君爲政。將不欲吾民之有鰥寡孤獨者也。鄉人稱陸君。

於家宜其兄。於官宜於民。凡亦有賴於內之助焉耳。孺人生於某年七月初三日。卒於嘉靖五年八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八。子男三人。長琇。次琕。俱縣學生。學有成業。次璆。女一人。適顧樞。孫男五人。應登。應庸。應隆。應期。應望。女三人。長適盛廩。餘未聘。良濟。卜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於某鄉新塋。先期遣琇以狀來乞銘。用與琇同志而誼好。所不敢辭。遂取其淑行載於狀。可以特書者。序而爲之銘。銘曰。賢其夫。以其婦賢其子。以其母昭厥美。我何有昌爾後。益爾壽。高原隴。從其右。貞珉辭。永無咎。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予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遠予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我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我父之女兒。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於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於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不欲生。聞者爲之椎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己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缶。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闔。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我。諸娣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我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我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饑寒燠。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慙。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我與媛奉母出。匿鄰人室。我母顧媛曰。我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他之乎。旣而我母終。媛方免乳。故羸。億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我母

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浸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有七。十一月某日葬於某處。媛將死時語我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重傷君舅之心乎。我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尙幼。其死時。盼睐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我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我悲。其肯爲我銘耶。予曰。媛行應銘法。非恆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予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與曾祖天錫。銘曰。

質之姘。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奈何。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寒花葬志

歸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芣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明文在卷八十三

傳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駒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顯易怠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作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尙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者降昭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

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也。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歷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疆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覷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

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吾無取其統焉。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唐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涼德，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長中國，非斯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故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乘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

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渡以南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邈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閒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之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遺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辯出見者。雖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爲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

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卽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尙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而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爲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爲廉良者。閣下信佞爲忠。則臣有靳尙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躄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部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正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砥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費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

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呼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惡衆其直。且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
相達識帖木兒爲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
不識。皆知得此文爲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
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尙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恆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
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旣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
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
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
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
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
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
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鏡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
於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靡文玩。鐵崖務鏗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
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
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嬴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閩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方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喙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千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願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翱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願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嬌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

之文。翱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翱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八十四

傳

危孝子傳

宋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春秋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尙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卽。得與失。又爲何

如哉。貞防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處微賤。獨其宗親隣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旣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無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父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擯孝子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卒。孝子旣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何。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始終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於販夫販婦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卒變頑。歸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

憂寡和者。觀此可少愧也。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予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慙上。謂夫曰。汝尙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旣死。卽自投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官爲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子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錄。以予一人所聞如此。則予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予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予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予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予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

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常諫之。後其仇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尙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僇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得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嗜酒。有魏倡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數諫止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篋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餘一年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哭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矣。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之。語畢。卽潛入竈。下挾刃。以出。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脅。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在。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旣爲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旣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

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殲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於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早爲之瘞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後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疾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暈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

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拷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沙漠。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伴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齮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旣不避權姦。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

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塤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澠忍。甘爲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颯然自得。誇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塤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塤真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爲塤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

杜環小傳

宋 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飢。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葬於城南鍾家山。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李疑傳

宋 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眇眇未瞑。卽輿棄之。而歛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

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磨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殮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明文在卷八十五

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之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

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

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生。北遊燕都。館祕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

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做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諷之。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眞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窻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篲。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眞恠民哉。馬不要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曾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己。目慳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

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斬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關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尙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遠遠道德者異矣。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奏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己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

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劾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弗受。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子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尙所謂豪傑非歟。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邢蠢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餈餅一二而已。僉憲陳公直道。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惟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

詩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傅。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居城市。貧無恆業。唯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攜書坐其一角。不糝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凜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寤寐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概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嚼然不滓。卽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陳方伯傳

文震孟

方伯雨泉公。濂字子兼。世爲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亦弗動。家人且而詰之。曰。已入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荆川木。一年課不登。而尙書察公廉。亡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卽付郡邑庠。不問某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拔士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贊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不知爲某君也。分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裁武岡諸王之亂政者。已遷湖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中囊係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囊係解耶。而怒爲。乃竟爲所論歸。歸久之。起家雲南。已遷蜀。自參政按察。

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蒞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有開濟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實耿介。初爲臬使。有倖餽蜜。而中金呼詰之。對曰。軍食羨也。公不受。卽奈前使何。某不上羨。卽奈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篆。鈎羨萬金。悉歸庫。筦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俸悉給族黨。歸田不能資。伏臘中堂。廣袤丈許。顏曰已寬。嘗有客過。公留飲。顧問中廚。鮭菜幾何。答無之。復問甌中酒幾何。則傾已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椎牛饗公。謝不時赴。閒過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麤饍。諧笑亡已色。酒戶僅中上。弈不登品。而觴則觴。弈則弈。意嘗有餘歡。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詩文亦洒洒。顧不肯甚。注思大要以真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真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世所爲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枵如者。亦爲名位計耳。陳公之卒也。乃雨泉名到於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剛勁聞。公顧寬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孰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不可窺矣。

隱君顧子武傳

文震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成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鈔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階。

景色幽茂。所居雖闌闌中。荆扉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烏楚楚。居恆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僧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窗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遊閑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予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闌闌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聞鳴闌。蕉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等乎。

鹿野翁傳

歸有光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元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爲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衽以聽焉。又嘗爲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鹿野翁爲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爲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予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予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予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予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未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足稱哉。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八十六

傳

王烈婦傳

歸有光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盆瀆邨。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瑞之應恆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舉。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日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闔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陶節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

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膾自澆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其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爲斬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明文在卷八十七

行狀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旣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辨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嘆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則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貰酒。酌岳忠武王墓。歌黍離。

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陽董彝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饑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勦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鷓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憫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媿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礪。

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卽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宴儀曹。遣踐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觔。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弟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旣引耆耄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旒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

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莫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卽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牛車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車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能檣。哀號卽王。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能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歡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能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卻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窞。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

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徭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饑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墀。置祭器。祭服。漚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緮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冬。不廢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

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卽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挂楹。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旣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閣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先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整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焉。懸弃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調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司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資。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職。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資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牀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侍。人謂

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兖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筮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婦雁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嚮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嘆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邱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人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槩。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

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方孝孺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祚。大母宋氏。公生而廣穎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深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安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乃頷之。如平時。吏退。公怪問曰。吏言事非意。實給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旣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運糧萬戶闕。就以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涖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闕燕兩口荒田。以給口口。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於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朝廷中。有大論議。嘗嘗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他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

以爲何如。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瞞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祈禱。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貲。公謂閹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旣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孀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況孀隣乎。使孀隣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曰。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對。具以情告。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旨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尙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饑。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於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畊者。貧無貲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以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

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有弟之孤子如己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於家。雅有威重。據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論。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行能傳之於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予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明文在卷八十八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靖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無恙。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字。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尙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耳。乃攜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話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詞。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

子業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闕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闕。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卷。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旣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

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家。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飲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嘆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祭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

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澹謹君子。輔導有方。睿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洫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

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諭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盡

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僕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晏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橐。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璿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璿。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璿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與先生曰。朕爲卿教子。

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遂愼。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尙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愼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旣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

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方。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璫曰。爾父道中安否。璫以安對。未幾復謂璫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璫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記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翺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誦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閭閻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囊。求一字不

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邦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乎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寘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沒。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

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璣。有文行。精篆隸。眞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懌。慍。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海。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時。而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尙恐人未盡知。無以垂後世。爰敢哀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某輩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並有所採擇焉。

明文在卷八十九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 濂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爲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尙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己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爲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堦方出也以進納恩補丞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妊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睜卽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闕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耳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

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天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名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綽然有古風。特置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淞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着致仕。仍舊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

濂傳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塹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璵。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十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鹽塲。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斃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恆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爲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什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卽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塲。爲尤艱。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鹽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涖是役。擲節浮蠹。以餘錢還之。

爭歡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嵎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向导。逮捕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文緞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郡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斂，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嚮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安。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寒暑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

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覲得片言爲援。輒峻卻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卽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沖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靈震若未易涯涘。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聲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禮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傾。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弄以爲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卽以儒學自奮。歷任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嶷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鏘。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秩而謝事。暨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

之薨。在法當錫諡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効古書法。爲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撫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邵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爲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爲元至正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翊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卽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慨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爲文獻門人。讀其文。歎曰。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卽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

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爲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讜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卽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膳。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卽命齎賜焉。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唯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徹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爲懼耶。願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

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孫男五。穆。穰。稔。稔。植。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統。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爲采搜。死事之詳。爲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卽。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沈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服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允著。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爲摭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諡。庶亦有所考焉。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嗚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愛其不久。至於零涕。旣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爲當代名儒。誠甫爲人少而精悍。有所爲。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

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爲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羣，皆褻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閒。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蓄，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九十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三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功之生也。孺人比他子乳加健。然數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孺人飲之。盡。嗜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三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林。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尙簡實。與人媿。說邨中語。見子弟甥姓。無不極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內洒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笞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痢。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

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明文在卷九十一

錄 書事

秦士錄

宋 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鬥。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秦定末。德王軌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枉殺傷。

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西事錄

魏 濬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麼。庭頽。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辱檻縲。峒人不知也。所以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敍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効。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向江濱慟哭者。問之。曰。子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上遇巨盜。

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効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鈚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鈚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鈚擊其魁入水，遂揮鈚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澚，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文成歿，不知所終。

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使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己賂。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猝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

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猝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蠱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謫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

覆燠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爲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媼。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媼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殺爲歡宴。媼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媼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媼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媼。輒致榜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媼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

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冒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己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紮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椽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愾。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明文在卷九十二

雜誌 銘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句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礁石。特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澂。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洙。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麩麩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或湧起。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聲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狀。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前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

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孟峯。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約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尙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竅中。若連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鞦韆。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闔山。邨人多舍篋葦間。有平臯數百畝。可畊穡。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瑟瑟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置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恆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卽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仙都山志

陳子龍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空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有二峯卓立。一頎而直。一短而偃。皆有面目。曰婦姑峯。溪流清冽。淺不行舟。深不度馬。橫立石柱。布武而越。有堂焉。憩之。堂之背多怪石。若舞人。若臥獸。若枯

樹若橋梁不可狀。左側爲陽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溪躡梯而登。數級。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敞。石乳如乘雷而下。其一。邃。仰視乳從隙中垂垂。欲泫兩洞有竇。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暘所由名也。石多記刻。磨滅不可讀。大約自宋以後。無甚古者。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規旁而砥上。舊有亭圮矣。有鷓鴣鳧鷖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泳游。人濯手則驚入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石壁出其右。斬兮若削。隕兮若崩。色赭而理疎。又一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可二畝。高入雲表。不測其仞。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測之。然未詳也。是爲鼎湖之峯。羣燕數萬。棲集石罅。其頂多松栝。從下望之。若莎草。若叢樹。道士曰。冬月枯枿墮。拱者五之矣。其上有池。雨則水溢。飛鳥過之。遺魚焉。狹而細鱗。然卒莫得而陟也。旁爲童子峯。豐下銳上。徑圓如苞笋。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壓於鼎湖。不中髻稚矣。步虛山於鼎湖爲屏障。其上羣峯森列。若周廬羽衛。設於壇壝。會九竇。進萬舞。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傲。奮袖而敲冠者。黛碧紺紫。參差嶒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子遊仙都。未陟五之一也。然聞諸長老。奇未有過鼎湖者。觀止矣。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有彩雲仙樂之異。刺史上其事。所名縉雲仙都也。黃帝之說。必始於此也。

包山寺志

姚希孟

渡湖首問林屋洞。洞口沮洳。望之黝黑。無炬無鄉導。結束未備。不可以遊。循其陽。觀曲巖伏象而下。過岳廟。遂得包山寺。徑隧深窈。松栝櫻桃楊梅之屬。相錯蟲峙。四山環合。寺若倚屏。張幄而坐。目以包山。良稱矣。過石門半里許。入寺。從殿右窮僧寮。得空翠閣。閣正在翠微杳靄中。窗外脩篁直上。約之可五六丈。玉

筍瑤簪。摩雲翳日。目中見美竹多矣。亡逾此者。因尋毛公壇。行山坳。諸塢多植梅。間以他樹。稠樾美蔭相續也。又有童山頽然髡其巔。匪地有枯澤。直斧柯相尋耳。毛公者。或云劉根得仙。線毛被體。而楊廉夫言有長毛仙客。從張公洞行二百餘里。穴山而出。卽根耶。今築石爲壇。觚其四隅。丹竈煙消。寒泉澗涸。試問仙踪。杳然在斷霞殘照之間矣。是夜旣望天漢澄鮮。出殿門望絕壁。樹影交加。葱蘢無際。月光穿竇。流暉射人。右登崇岡。樹愈蒼。月亦漸隱。返步溪邊。松針篩月。半明半滅。條來條往。移數武至樹豁處。四望作琉璃城。跬步咫尺。千容百態。乃知有月色。不可無林薄。然非疎密相間。未獻其玲瓏也。山僧又言積雪時。琪林玉樹。非復人世所有。予安得長年坐臥其下。歷四序之變耶。夜將半。方闔戶寢。紙窗皎然。素魄半牀。盤中新摘香櫞。清芬送枕畔。不知此夕何夕矣。山中諸寺。故當以包山爲最。寺中又空翠閣爲最。惜見山不見湖。東房有小閣。頗兼湖山之勝。而位置未愜。予假榻寺中。後先凡四夕。

銷夏灣志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函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常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也。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茗溪。其弗能與茗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茗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縹緲峯直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蛇。爲舍。爲蕪。爲鼠鬪之石。不得而名焉。東

則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澤爲巖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墟。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爲圻邨。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銷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聳妍効譎。以與縹緲相拱。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竄。鐘鳴鼓應。然後如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旣異而處其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灣哉。人將焦焦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相公墩志

吳應箕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五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於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十畝。高聳不數尺。從城上視地形最下。然春夏水起。四面灑森。而墩固隆然其中。歲大水。至於溢城郭沒堤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是也。墩故有寺。荒寂已久。萬歷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明上人者。益廓治之。高閣巍廊。垣階相接。又叢篠森植。環於左右。故墩之勝。遂爲吾郡獨絕。予游於墩者二十年餘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或淹至數月。試於雨晨月夕。登閣而望。水煙吞互。至不見涯際。指視郭屋。蒼茫數點而已。又當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空中行。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於楹前。危桅指於簷隙。坐觀洄湧。意甚恐而身安。鐘磬之音。又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煙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故墩無杭西湖之艷冶。其空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

險。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塿。而有靈崖石屋之幽。近在人間。聞有至者。則足音趫然。其降然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於墩者。舉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子也。一日明公請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子感其言。志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往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脩葺。使不上漏。前闕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萃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尤爲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

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蹈井之蛙何異。予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脩。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嘗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鶴瓢志

王彛

草之蔓生而實者。有曰瓠。其爲形也。有首焉。有領焉。有腹焉。有無領與首。而惟皤其腹者焉。而其脩短大小圓曲臥立之狀。不必同也。其爲器也。可勺焉。可壺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離而判之。用之不必同也。道士李睿畜瓢一。昂首脩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以爲勺則大。以爲壺則曲。乃剝其腹。出其犀。空然以爲瓢。而全其爲鶴之狀。因字之曰鶴瓢。予過之。睿出以爲飲。予詰之曰。瓢之狀若是也。肖夫羽族者衆矣。寧鶴而已耶。睿曰。鶴遊方之外。而予所友者也。昂乎其峙也。泊乎其無所嗜也。儼乎其難進而易退也。鶴乎。其知警也。察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適肖夫鶴。而予之飲。輒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予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雁。禮有木鴈。鴈字之可也。予則憂其乃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鳧。禮有鳧尊。鳧字之可也。予則惡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刻管施簧。順之以爲笙。則其聲似鳳。而予又嫌夫世之人以鷓爲鳳也。彼其言木雁言鳧尊者。嘗自以爲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自以爲知樂矣。而予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嗟夫。不能鳴者庸人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鷓爲鳳者。小人而謂之君子也。然而鶴者。逸人也。睿於是得所處矣。作鶴瓢志。

雙桂軒銘

方孝孺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予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耶。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

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嘗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方孝孺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於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

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書齋銘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闕然。每至深夜。鼓琴。琴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予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闕地藏。神區鬼奧。其亦不可爲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而遊。今遙望者幾年矣。尙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予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予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予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忤。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旣邈。溇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明文在卷九十三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家宰華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下以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爲之冠。戒子爲賓。子辭。遣价以書至。予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賜第。翰林王修撰大韶相。子爲贊。尹編修正言侍先生爲儗。大夫士來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遵家禮。其不敢同者。巾帽衣帶條鞵。參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君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彌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禮用宋時器服。今用今之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祝辭始加曰。惟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之志。三加曰。予忝儒林。奉爾親戒。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來集。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爲時之珍。受天之慶。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祿。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禮儀旣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以揚芳聲於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固非正月也。朱子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爲鬯瓚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爲敬。今制惟其敬天子之謂。

欽。期璋他日其敬於郊廟朝廷。以修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既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予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觀省。則士欽所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者。庶果能踐言矣。豈不遂爲先生之才子。昭代之良臣哉。

李都尉字辭

宋 濂

皇上卽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爲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予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鄴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媿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爲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爲篇章。動有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者也。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爲字實宜。雖然。尙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爲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旣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旣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躑躑公子。交趨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爲祥。祥則旣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

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之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爲千鈞。爲百鈞。爲十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爲銖焉。此爲兩焉。此爲斤焉。此爲鈞焉。此爲石焉。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卻。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仰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爲輕也。輕者不得以爲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爲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夷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爲之衡。而不知爲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

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嗚呼。曷哉。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早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子。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僞。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通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子言。暨爾父之志。尙篤於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乎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

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謂請更之。子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効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傅氏字說

方孝孺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於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焉。烏傷傅君循，澹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予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櫻樞以

梧櫬人必檣楮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予言安所益乎。

左翁號詞

黃澹耀

時子聖昭謂予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爲文章。而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子幸爲詞以廣之。予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絀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爲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尙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爲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爲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揖尙左。南之揖尙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訝也。或爲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適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爲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爲左。子以右人爲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爲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蓋未嘗不樂也。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啓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勗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爲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汨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爲干祿。學必滿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爲之左。孰能爲之右哉。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

益我也。遂書之爲左翁號詞。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九十四

哀詞

哀志士辭

宋 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自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懨懨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略。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爲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脈。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招人怒罵。不恤也。性疎宕。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子女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容俯仰。其枯槁頹頓。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喪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爲設美饌。愿放筴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修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邱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座曰。看秉筆諸人。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恆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尙書省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甯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爲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慷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邱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狸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詠。

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明資敍調慶陽軍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科。未幾卒。其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爲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旣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鬪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邈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撈掠賊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辛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爲人強幹而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事。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面。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酒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爲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爲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卽折。才豈止斯。兵算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章。有髯如戟。妾婦之爲。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瑄往送之信陵。攜酒酌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兼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子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爲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旣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擘擘蕤蕤。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彭百鍊哀辭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放無厭也。用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也。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

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爲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莫夜走跪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吾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浹旬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莫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時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竟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趨泰和召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人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悉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撥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最妄者謂挾制官員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聯書姓名爲據蓋衆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黨不變以是滋召怨其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梳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着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奸人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爲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譁然大擾溫彥琮者百鍊姻家素寡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鍊旣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

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詣使者。轉送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使遠邊。獨百鍊適遇寬恤之令。得納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爲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爲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媵媚玩愒。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如命乎。自百鍊被執。秦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爲人素與予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爲述其得罪之由。爲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尙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

百里之民。有著有耄。用其悖厚。率民於道。亦資正言。裨輔邑里。逝者何臧。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衡從肆厲。爲下斧戕。狸以牧鷄。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呼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罟。善者墜筭。直者鮮忿。邪者衆說。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邂逅。譽毀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哀烈士辭

黃澹耀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巡撫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鬪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爲間諜所誘。謂賊且四

散。速進可收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爲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爲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邇慷慨而自卬。流民橫潰兮。中土旣攘。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斨。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銜銜兮。驅之以市人。風塵瀕洞兮。天地不仁。處飛猱於樞檻兮。雖捷巧其胡以陳。望陵樹之蕭慘兮。誠何有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遂巡以雁行兮。徒衆口之囂囂。昔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予生之陷滯也。曰棄甲而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狝兮。履機槍以爲綦。扈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彼佞俚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九十五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折。大星告殞。中外同悲。黃稚走哭。毗夫爲之釋耒。織妾爰以下機。舍佩捐珥者充閭。掇耜興謠者載路。雖哀鄧勢面。而慕羊罷市。蔑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宦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浙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疆曠內扇。鯨鯢肆毒。吳越邱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鬚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曠弩。百吏不前。譬之匹禽負矢。而百禽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汙。雖非析骨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膽明目。迭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以刑罰。於時賊逼樵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於毒。賊果自餒。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

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踏軍塞旗坎壙。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罌脰陸壩。橫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靈四抗。羣魄盡褫。牛蹄之鱗。悉委命於澗轍矣。狀聞。天威始震。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雍。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翦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於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天子嘉乃于襄之勳。使正祈父之位。秩崇宮保。榮晉台孤。贈先敘後。光榮異常。豐功顯賞。豈不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朝霞啓暉。太陽戢曜。蔥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乃詣闕請罪。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於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首邱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人上變。汚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鑑。鳩之進。公遂卒於獄焉。嗚呼哀哉。蘭蒞傾頓。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誣於王。渾安西舍冤於鍾。會毗睚積釁。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然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緒。舊冤俱刷。萬品咸新。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黃原。覆盆寢日。伏闕劾呂強之書。段穎之功。莫發籲天。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慙郭亮之風。變服愧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爲國綱紀。岳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爰謚從起。炎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收御史。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閱閱。家襲青紫。顯矣集英。大郭發跡。祠事盧江。實光祖德。

卓卓令公。英英。拔選。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慷慨。閎廓深遠。經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鬚。再綰邑符。青越名令。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澄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鯤鼓浪。奮鬣跳梁。士孽內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剡。苛我郵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煙。關門晝鍵。官無完寺。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隳法干典。誅及大吏。駭薄舊京。皇帝震赫。譬彼疾病。大風苛毒。傅化上下。良醫所惡。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爲我持。廷議衆集。維憲克之。危事不齒。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爲民統紀。糾刑明罰。肇末疇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椎牛享士。均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羣兇就殪。東土底平。萬國甯謐。繫昔王涇。何戰之塵。裝露橈船。共儲酒醪。酖毒瓶甌。醒酒羣梟。三軍鬪志。闕虜百倍。露布日揚。賊爲顛顛。肉薄登陴。鼓行而進。席屢勝威。雷擊霆震。於鏢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鋒。申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勇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處畫。偏裨授策。戰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舄。宣法勤身。以定南國。罷枕霜戈。飢啜江淥。夜不蓐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瘡無筋骨。伏弢峪血。鼓音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共。凱奏帝闕。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衆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鞞闢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身。簡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明四方。拊循輯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聲章。於時內孽。叫囂狂呶。穴裏外伏。直乃魁渠。姦軌逞志。絀禍鼓釁。心不可畜。偷生以殉。

維我令公。殫心作圖。譎謀博畫。獨運神樞。柔遠剛邇。左牝右牡。迭用周旋。機弗恆究。賄成間使。嚙堅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飛溟渤。賊落吾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擲鏹大憝。京觀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矧其讒慝。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囊弓臥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游敖嬉逐。鳴雞吠狗。煙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實再造。東岱匪庸。勳載盟府。彝鏤鼎鑄。方仲顏行。伊尙隨肩。錫與蕃渥。位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百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鐘鼓。詎敢自多。威懷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薰胥怨卽。內寡休休。外乏諤諤。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爲罪。移清以濁。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讎功寡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杼以三。羣輕折軸。悲何以堪。乃釁於難。卒於死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構。赤車來徵。投杯而起。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鐸。怨若怨焉。美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徽基厚墉。崇朝而壞。逐匄以戈。善逃安在。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倏恫。銜悽嗚咽。鳥盡藏弓。豈無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葬。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輿哀殯喪。我心怛怛。嗚呼哀哉。小物不勤。大患終掇。不善過賓。家覆身歿。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其常。嗚呼哀哉。

明文在卷九十六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歸有光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尙饗。

祈雨文

歸有光

維此雒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自維。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歸有光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滂霈。萬民歡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尙饗。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蓄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旣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摵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

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閱。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尙決之。敢告。

明文在卷九十七

祭文

啓聖祠祭文

唐順之

維公濬哲淵靜。胄衍神明。饘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圯。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爲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遡源。厥義攸在。於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禮允興。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於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釁器用幣。茲惟一初。來格來歆。用奠厥居。仰徼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繫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遭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徒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從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遠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如何。所肯忘公。有如江河。

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尙寓於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轄。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其二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慨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公之跨越前古。拔羣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常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恠乎臧倉與叔孫。宜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荐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尙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髣髴見公騎風御氣。鞭日月而叱星辰。翱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極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噉噉哭於山嶺。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

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尙同鑒乎斯言。

其三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於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莫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遠。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鷓鴣。愛綠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悵。

祭外舅鄭公

方孝孺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於蜀於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予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過。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

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夫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鄭仲舒太常

方孝孺

嗚呼。世之仕者。恆以困州縣。沈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仙。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得見者尙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韻。頡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旣而宋公薨於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尙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鱗溪之澗。

眺望於芝山之巔。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顏。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予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尙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予既憂苦百罹。而公扁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敬愛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儼也。狼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鷗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閱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誅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方孝孺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迺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言謫役。汝偶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酌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尙饗。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兩錄。益充乎其有餘。

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爲累。考公歷官諸績。殆確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爲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是宜朝廷倚之爲輔弼。薦紳視以爲矜式也。而謚小子。雖夙厓山斗之仰。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樞趨以承一日之誨益也。詎意自公請老而歸。而遂成永隔耶。此豈特謚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共惜也。茲謚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懷昔。徒稔九原之長噫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尙將同其永長矣乎。謚庸俾有司。祠諸學宮。以與鄉之漢太史令。隋文中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木之光。爰復矢詞以告。跪獻此觴。匪展謚一人之私。蓋將廣觀法於鄉邦。伏惟尙饗。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維年月日。總理河道工部尙書門生周用。謹以羊豕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溪劉先生之靈曰。嗚呼。公之筮仕。自弘治中。釋褐而南。來予吳淞。予時顯顯業於黌宮。公惟勤斯日。聞鼓鐘。顧瞻垂虹。迺橋登龍。予忝科第。式徵其逢。公於吾民。澤流疲癯。譬如閔苗。以雨以風。公陟諫垣。民殊喁喁。胡公之往。不念我躬。自時厥後。迹焉靡同。公北而西。我南而東。公自藩服。撫茲畿封。彼何人斯。不諒其衷。予入副端。懷公之恫。其如羣猜。聽猶不聰。乃十七年。冥冥之鴻。予時往來。覲公儀容。東溪之原。其華其穠。公曰樂哉。曷不融融。乃玩玄談。旁追互通。愛莫助之。居然忡忡。今茲夏孟。疇茲若工。予來東方。爰紆素悰。胡爲大耋。溘先玄冬。嗚呼公乎。官階九卿。而功以才豐。年幾八十。而位與齒崇。公可無憾。吾心未充用也。遠公二千里。而繫公之從。去公四十年。而視公之終。始則有終。永以慰公。公其有鑒。靈茲無窮。

尙饗。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隸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內翰者。歎宮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託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辭雄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秉章綰綸。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略。山靜川澄。水清玉瑩。杜苞苴之門。辭起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滕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爲宜。絲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爲遺。及其降司成之召也。方藉以爲重。而憂哀疊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爲遲。遽謂公一蹶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仰者不知其爲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自以爲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酌。又豈特區區門牆之愛而已哉。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莫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

子持舂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子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縱不爾瘞。幽厓之狐每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人之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莫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外姑文

歸有光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蠶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遭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旣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輜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尙饗。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歸有光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旣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於兩宮。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膺膺。庇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尙饗。

此
页
空
白

明文在卷九十八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蔞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自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尖。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賚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旣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於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向。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殄。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殄。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

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旣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成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三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

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其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此页空白

明文在卷九十九

公移

王哲審單

歸有光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證除已結證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證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歸有光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樓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污蠱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證之獄其舌尙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歸有光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閒。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於半誣。據律當從於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明文在卷一百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貽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爲美觀。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皇東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實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釀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旣醉。下筆傾欵。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

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出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先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負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勵。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爲。庶幾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礪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復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

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椽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北使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椽之記尙與圖贊並存，遂令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方孝孺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弼、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耳。世之曉曉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

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與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與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贊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總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吉希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爲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爲穆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爲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爲有旨。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

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卽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爲屢省之助云。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卽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爲正。游兵爲奇。或以天地爲旗。風雲爲旛。龍虎鳥蛇爲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爲定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爲衍義。以示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爲合。風雲龍虎鳥蛇爲分。而曰天衡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握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衡地軸。曰風曰雲。無不昭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旣總爲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天軸地衝定而不變。此所以爲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爲虎。天地後衝。變則爲龍。風變爲蛇。雲變爲鳥。此所以爲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爲四。經曰四爲正。四爲奇。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卽曰總爲八陣。及曰聽音望塵。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爲虎。後衝爲蛇。蟻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爲正。動而有變者爲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衡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待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

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卽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 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子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書皮日休集後

王 鑿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恠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敎己之志。反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閱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會不得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絕隔。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墮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欲辨之於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裏頭三屈律之語。遂爲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爲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法也。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在闡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剡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

澤。驂故主而賓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沒。卽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卽千古奚讓焉。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卽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篤。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襲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蓋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卽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爲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卻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玄

秘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料吐番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帥。後以邊將入爲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居宰相。文尙簡要。體當如是耳。而元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柳州固無恙也。有碑志來爲人子而不作李聽者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徽宗三馬圖

王世貞

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予。或以行筆稍露蹊徑。疑爲臨本。顧其飲齧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裔耳。似非邯鄲子輿也。當宣政時。青羌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廡。萬匹往往吾師。而祕府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百千軸。宜其妙也。度至五國城。盡觀東胡駒駘。駉騃。窮姿極變。要必有進於是者。而浮沈沙漠中。不可得矣。爲之一慨。

題劉商觀弈圖

宋濂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弈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識。蓋一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摸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弈者而眈觀之。至於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

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者。衆嫉其娥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爲之事。而實瞻望之所。擷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爲忠。察察爲智。安重而爲國之望者。以爲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爲之太息。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尙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爲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勵而不齷。字以規矩爲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爲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予題。故爲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太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敍仲子彥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

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尙當爲人所愛重。況極其妙。而爲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欵。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跡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溢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是太史用意之筆。豈可槩觀列論哉。宜爲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嫻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秦風兼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褚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咏秦風兼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逞技於獫狝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予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兼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國學基
本叢書
明文在二冊

(56047)

每部定價國幣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纂者 薛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四〇六二平

張



上海图书馆藏书

165.0259



A541 212 0006 1094B

